



通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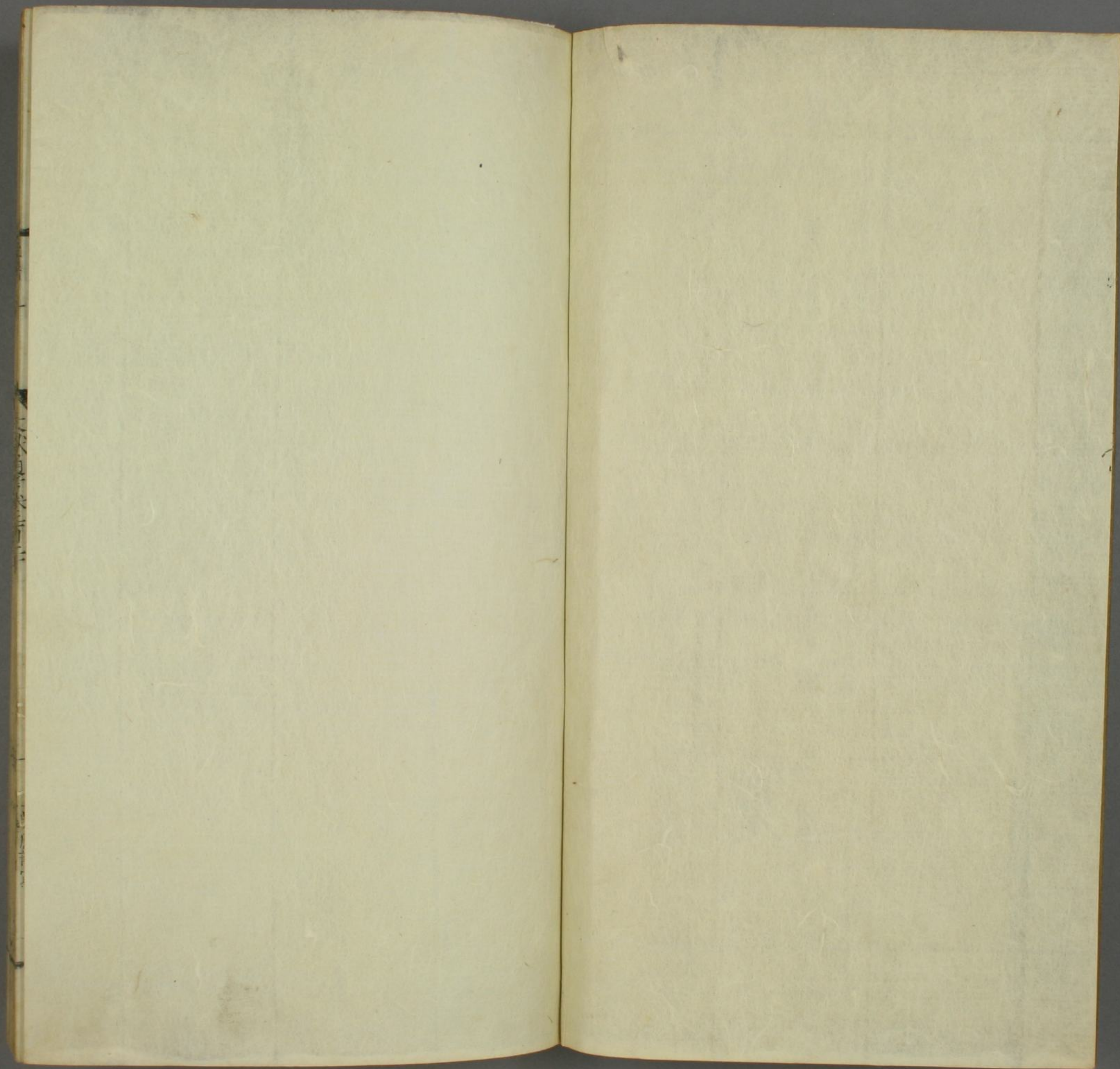
自二百一十至二百二十八

二十七

412  
100  
37









412  
100  
37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二十

宋鄱陽 馬端臨

明蘄陽 馮天馭

經籍考 子五行 占筮 刑法



廣古今五行志三十卷

晁氏曰竇滂撰唐志有其目未詳何人纂五行變異敘其  
徵應蓋為洪範之學者自古術數之學多矣言五行則本  
洪範言卜筮則本周易近時兩者之學殆絕而最盛于世  
者葬書相術五星祿命六壬遁甲星禽而已然六壬之類  
足以推一時吉凶星禽五星祿命相術之類足以推一身  
之吉凶葬書之類足以推一家之吉凶遁甲之類足以推  
一國之吉凶其所知若有遠近之異而或中或否不可盡  
信則一也



經籍子  
遁甲萬一訣一卷

晁氏曰題云唐李靖所纂黃帝書按遁甲之書見於隋志凡十三家則其學之來亦不在近世矣以休生傷杜景死驚開八門推國家之吉凶通其學者以為有驗未之嘗試也

遁甲經一卷

晁氏曰唐胡乾撰李氏書目亦云九天玄女術推九星八門三奇六儀之法

景祐遁甲玉函符應經二卷

陳氏曰司天春官正楊惟德撰御製序

景祐太乙福應集要十卷

陳氏曰楊惟德撰御製序末題紹興元年嵩陽潛士魏郡劉箕其積筭自建炎三年己酉推之者其所附益也九宮

八門與遁甲相表裏字多訛未有他本可校

陰陽二遁圖局一卷并雜訣

三元立成圖局二卷

遁甲八門機要一卷

太乙淘金歌一卷

陳氏曰已上四種皆無名氏得之盱江吳炎

遁甲選時圖二卷

陳氏曰紹興府所刻本亦無名氏

秤星經三卷

晁氏曰不著撰人以日月五星羅喉計都紫氣月孛十一曜演十二宮宿度以推人貴賤壽夭休咎不知其術之所起或云天竺梵學也按洪範曰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洽州鳩



曰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一曰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龜以此言之五星之術其來尚矣蓋可以占國則可以占事可以占事則可以占人也然術家用日月五星以占吉凶又加以交初交中之神紫氣月孛之宿初中者交食之會亦可以意求惟氣字無稽而術家獨以為効且曰土木之餘氣五星之行土木最遲而為吉凶者久故有餘氣云

周易十二論一卷

晁氏曰未詳撰人論日月五星直年以占吉凶

珞琿子三命一卷

晁氏曰李獻臣云珞琿者取珞珞如玉琿琿如石之義推人生休咎否泰之法箕子曰五行水火金木土禹曰辛壬癸甲則甲子五行之名蓋起於堯舜三代之時矣鄭氏釋

天命之謂性曰謂木神則仁金神則義之類又釋我辰安在曰謂六物之吉凶此以五行甲子推知休咎否泰於其傳者也呂才稱起於司馬季主及王克其言淺哉然才所詆建祿背祿三刑劫殺建學空亡勾絞六害驛馬之類皆今世三命之術也亦在才之前矣由是觀之視他術淵源獨遠且小運之法本于說文巳字之訓空亡之說本于史記孤虛之術多有所自來故精於其學者巧發竒中最多陳氏曰此書祿命家以為本經其言鄙閭巷賣卜人所為也

珞琿子疏五卷

晁氏曰皇朝李全東方明撰

李虛中命書三卷

晁氏曰唐李虛中撰虛中字常容姓纂云冲之八代孫學



最深於五行書壽夭貴賤利不利輒先處其年時百不失

一韓愈言冲為虛中十一世祖誤也

河圖天運二賦一卷  
晁氏曰不著撰人論天地二運蓋三命書也崇文目以為卜筮類

壺中賦一卷

陳氏曰稱紫雲溪壺中子莫知何人

源髓歌六卷後集三卷

陳氏曰唐沈之撰後集妄也

太乙命訣一卷

陳氏曰稱袁天綱妄人假託

五命秘訣一卷

晁氏曰皇朝林開撰三命之術年月日支干也加以時胎

故曰五命

鮮鶚經十卷

晁氏曰未詳撰人凡十門六十二章以星禽推知人之吉凶言其情性嗜好為尤驗說者謂本神仙之訣也故此書載於道藏李邕鄭玄羅浮山道遥子撰

紫堂訣三卷

晁氏曰紫堂先生撰未詳何代人著紫垣十二星至隱曜總三百六十位分二十八舍附之以五星配十二辰以推人命之吉凶

五星命書一卷

陳氏曰不著名氏然歌訣頗詳然未必驗也

五星三命指南十四卷

陳氏曰亦不知名氏大抵書坊售利求俗師為之



聿斯歌一卷

陳氏曰青羅布衣王希明撰不知何人

靈臺三十六歌一卷

陳氏曰稱武平先生亦不知何人

五星六曜約法一卷

洞微歌一卷

紫宙經一卷

陳氏曰以上三種皆無名氏

四門經一卷

陳氏曰唐待詔陳周輔撰

青羅立成曆一卷

陳氏曰司天監朱奉奏據其曆起貞元十年甲戌入曆至今乾寧四年丁巳則是唐末人

羅計二隱曜立成曆一卷

陳氏曰稱太中大夫曹士蔞亦莫知何人但云起元和元年入曆

諸家五星書一卷

陳氏曰雜錄五星祿命之說前數家多在焉

遁甲八門命訣一卷

陳氏曰不知名氏

信齋百中經一卷

陳氏曰不著名氏安慶府本術士言最善

怡齋百中經一卷

陳氏曰東陽術士曹東野自言今世言五星者皆用唐顯慶曆曆法更本朝前後無慮十餘變而百中經猶守舊安得不差於是用見行曆法推筭其說如此未知能質也



五行精紀三十四卷

陳氏曰清江鄉貢進士廖中撰周益公為之序集諸家三命說

三辰通載三十四卷

陳氏曰嘉禾錢如璧編集五星命術

廣濟陰陽百忌曆二卷

陳氏曰稱唐呂才撰有序按才序陰陽書其三篇見於本傳曰祿命曰卜宅曰遷葬盡掃世俗拘滯之論安得復有此曆本初固已假託後人附益尤為不經

三曆會同十卷

陳氏曰不知作者集百忌總聖集正三書

萬曆會同三十卷

陳氏曰陳從古撰以前書推廣之書坊售利之貝也

彈冠必用一卷

陳氏曰周謂撰專為宦游擇日設

三曆掇要一卷

陳氏曰無名氏又一本名擇日撮要曆大略皆同建安徐清叟真翁云其尊人尚書公應龍所輯不欲著名

陰陽備用十二卷

陳氏曰通判舒州新安胡舜甲汝嘉撰此書本為地理形法而諸家選對日法要皆在焉故附于此

右五行

焦氏易林十六卷

晁氏曰漢天水焦延壽傳易於孟喜此其所著書也費直題其前曰六十四卦變又有唐渝王序所書每卦變六十四總四千九十六首皆為韻語與左氏傳載鳳凰于飛和



鳴鏘鏘漢書所載大橫庚子爲天王之語絕相類豈古  
之卜者各有此等書耶

石林葉氏曰吾家有焦貢易林京房易二書大抵皆卜筮  
陰陽氣候之言不復更及易道考之班固儒林傳漢初傳  
易大抵皆本之而何曰焦貢獨得隱士之說以授京房貢  
嘗從孟喜問易會喜死房卽以其學出孟氏其徒翟牧白  
生不肯皆曰非也然孟喜雖授學田王孫至其候陰陽災  
變言田生死時枕喜膝獨傳喜其實妄也故梁丘賀辨以  
爲田生絕施讎手中時喜歸東海無此事則二氏書其源  
流固無所本縱焦貢書出孟氏固謬矣如趙賓說箕子明  
夷爲箕子者萬物方荻茲也云受於喜爲喜爲名之則喜  
乃妄人而已

陳氏曰又名大易通變唐會昌景寅越五雲谿王俞序凡

四千九十六卦其辭假出於經史其意雅通於神祇蓋一  
卦可以變六十四也舊見沙隨程迥所記南渡諸人以易  
林筮國事多奇驗求之累年寶慶丁亥始得之莆田皆韻  
語古雅頗類左氏所載繇辭或時援引古事間嘗筮之亦  
驗頗恨多脫誤嘉熙庚子從湖守王寺丞侑借本兩相校  
十得八九其中亦多重復或諸卦數爻共一繇莫可考也

### 八神筮法二卷

晁氏曰以八卦世分六十四卦每卦首必云子夏云論易  
筮之吉凶

### 靈棋經二卷

晁氏曰漢東方朔撰又云張良劉安未知孰是晉顏幼明  
宋何承天注有唐李遠敘歸來子以爲黃石公書豈謂以  
授良者耶按南史載客從南來遺我良財寶貨珠璣金盃



玉益之繇則古之遺書也明矣凡百二十卦皆有繇辭  
靈龜經一卷

晁氏曰史蘇撰論龜兆之吉凶崇文目三卷

易傳積算法雜占條例一卷

陳氏曰漢京房撰詳已見易類世所傳京氏遺學不過如此而已今世卜者世應飛伏納甲之類皆出京氏

周易版詞一卷

陳氏曰不知名氏當是漢魏以前人所為其間官名皆東京制也

周易玄悞一卷

陳氏曰題李淳風撰

火珠林一卷

陳氏曰無名氏今賣卜者擲錢占卦盡用此書

撰著古法一卷

陳氏曰開封鄭克武子撰

著卦辨疑序三卷

陳氏曰郭雍撰自序略言學者相傳謂九為老陽七為少陽六為老陰八為少陰及觀乾爻稱九坤爻稱六則九六為陰陽蓋無疑也而六子皆稱九六不言七八則少陰少陽未有所據及考乾坤之策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六一則乾爻得三十六坤爻得二十四是則老陰老陽之數也又考二篇之策陽爻百九十有二以三十六乘之積六千九百十有二陰爻百九十有二以二十四乘之積四千六百八合之為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則二篇之策亦皆老陰老陽之數也而少陰少陽之數又無所見再置陽爻百九十有二以少陽二十八乘之積



五千三百七十六再置陰爻百九十有二以少陰三十二乘之積六千一百四十四合之亦為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以是知少陰少陽之數隱於老陰老陽之中如是則七九皆為陽六八皆為陰其畫為奇為耦皆同聖人畫卦初未必以陰陽老少為異然下史之家欲取動爻之後卦故分別老少之象與聖人畫卦之道已不同矣然七九為陽六八為陰蓋謂陰陽各有二道與說卦言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其義皆同是道也以聖人不明載之繫辭後世紛紛互相矛盾至有大失聖人之意者大率多主卜史之論不知所謂策數遂妄為臆說也

朱子語錄曰揲著雖是一小事自孔子來千五百年人都理會不得唐時人說得雖有病痛大體理會得是近來說得大乖自郭子和始奇者揲之餘為奇扞者歸其餘扞二

指之中今子和反以掛一為奇而以揲之餘為扞又不用老少只用三十六三十二二十八二十四不知為策數以為聖賢從來只說陰陽不曾說老少不知他既無老少則七八九六皆無用又何以為卦又曰龜為卜策為筮策是餘數謂之策他只是胡亂說策字或問他既如此說則再扞而後掛之說何如曰他以第一揲扞為扞第二第三揲不掛為扞第四揲又掛然如此則無五年再閏如某已前排真个是五年再閏聖人下字皆有義理掛者挂也扞者勒於二指之中也

常陽經一卷

晁氏曰崇文目題曰黃帝式用蓋六壬占卜術也

六壬要訣一卷

晁氏曰未詳何人撰隋志載六壬之書兩種金鑾密記及



五代史記頗言其驗今世龜筮道息而此術獨行

六壬課鈴一卷

晁氏曰未詳何人所纂以六十甲子加十二時成七百二十三課三傳入神以占吉凶

玉關歌一卷

晁氏曰不題撰人六壬課訣也

六壬翠羽歌一卷

陳氏曰後唐長興中僧令岑撰錯誤極多未有它本可校

六壬洞微賦一卷

陳氏曰不知名氏瞽卜劉松年所傳

京氏參同契律曆志一卷

陳氏曰虞翻注專言占象而不可盡通字亦多誤未有別本校

京氏易式一卷

陳氏曰晁說之以道撰

占燈法一卷 觀燈法一卷

晁氏曰唐李淳風撰崇文總目亦有之

右占筮

八五經一卷

晁氏曰序云黃帝書八五謂八卦五行雖後人依託而其辭亦馴雅相墓書也呂才葬篇以六說詰其不驗且云世人之為葬巫所欺忘擗踊荼毒以期徼幸由是相坐隴依官爵擇時日規財利誠哉是言也

陳氏曰序稱太將軍記室郭璞後序言余受郭公囊書數篇此居一公戒以秘之丞相王公盡索余書余以公言告之得免末稱太興元年六月蓋晉元帝時王公謂導也然



皆依託耳其書為相墓作

狐首經一卷

陳氏曰不著名氏稱郭景純序亦依託也胡汝嘉始序而傳之其文亦雅馴言頗有理

續葬書一卷

陳氏曰稱郭景純撰鄙俗依託

青囊補注三卷

晁氏曰郭璞撰世傳葬書之學皆云無出郭璞之右者今盛行皆璞書也按璞傳載葬母事世傳蓋不誣矣璞未幾為王敦所殺若謂禍福皆係於葬則璞不應擇凶地以取禍若謂禍福有定數或他有以致之則葬地不必擇矣嗚呼璞自用其術尚如此况後遵其遺書者乎

發沙經一卷

晁氏曰唐呂才撰地里書畫山水之形成圖蓋依託者

青囊本旨一卷

晁氏曰不記撰人演郭璞相墓青囊經也

洞林別訣一卷

尋龍入式一卷

晁氏曰江南范越鳳集郭璞所記諸家地里書得失為此書二十四篇并司空班尋龍入式歌附

陳氏曰又名洞林別訣范越鳳相傳縉雲人家于將樂

地理少一卷

陳氏曰稱李淳風亦才必然

會元經二十四卷

晁氏曰孫季邕撰未詳何代人集諸家相地書及其鄙陋無驗者成是書

金鎖正要一卷

玄談經一卷

錦囊遺錄一卷

付元



五行統例一卷

晁氏曰四書皆地理書也

五音地里新書三十卷

晁氏曰唐僧一行撰以人姓五音驗八山三十八將吉凶之方其學今世不行

地里口訣一卷

陳氏曰不知何人所集曰楊筠松曾楊乙黃禪師左仙朱仙桃范越鳳劉公賴太素張師姑王吉凡十家

楊公遺訣曜金歌并三十六圖象一卷

陳氏曰楊即筠松也又號楊救貧

神龍鬼砂一卷

羅星妙論一卷

陳氏曰皆不知作者

九星賦一卷

陳氏曰題范公

陰陽精義二十篇

朱伯起撰水心序伯起從鄭公景望學而與景元為友酷嗜地里談山如啖蔗浮海葬妻大芙蓉云後百年當驗著書二十篇論原起乘止尤詳二鄭因是喜陰陽家余嘗怪蘇公子瞻居陽羨而葬嵩山一身豈能應四方山水之求近時朱公元晦聽蔡季通預卜壽藏門人裹糧行緋六日始至乃知好奇者固通人大儒之常患也

龍髓經一卷

疑龍經一卷

辨龍經一卷

龍髓別旨一卷

九星祖局圖一卷

五星龍祖一卷

二十八禽星圖一卷

陳氏曰以上七種皆無名氏并前諸家多吳炎錄以見遺

江西有風水之學往往人皆道之

三十二家相書三卷



晁氏曰或集許負以下三十二家書成此編

月波洞中記一卷

晁氏曰序稱唐任道遙得之於太白山月波洞石壁上凡九篇相形術也崇文總目置之五行類

雜相書一卷

陳氏曰凡三十二種又有拾遺亦吳晦父所錄

成和子觀妙經一卷

陳氏曰不著名氏

希夷先生龜鑑一卷

陳氏曰逸人毫社陳搏圖南撰劉康國注館閣書目作人倫風鑒

袖中記一卷

晁氏曰皇朝李唐濬撰辨人形色知其壽夭吉凶

群書古鑒一卷

晁氏曰未詳撰者姓名熙寧間集書是相術驗者

諸家相書五卷

陳氏曰知蒲田縣昭武黃庚教夫撰集

玉管神照一卷

陳氏曰無名氏

相馬經

晁氏曰伯樂撰

集馬相書一卷

晁氏曰光祿少卿孫珪撰

相牛經一卷

晁氏曰序曰竊戚傳之百里奚漢世河西薛公得其書以相牛千百不失其一至魏世高堂生又傳晉宣帝其後秘



之細字薛公注也

相鶴經一卷

晁氏曰題曰浮丘公撰其傳云浮丘公傳於王子晉後崔文子學道於子晉得其文藏于嵩山之石室淮南公採藥得之乃傳於世

相貝經一卷

陳氏曰不知作者

師曠會經一卷

陳氏曰稱張華注

右形法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二十一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二十一

宋鄱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明蘄陽 馮天馭 應房 校刊

經籍考 子 兵書

漢藝文志兵家者流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洪範八政八曰師孔子曰為國者足食足兵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明兵之重也湯武受命以師克亂而濟百姓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司馬法是其遺事也自春秋至於戰國出奇設伏變詐之兵並作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諸呂用事而盜取之武帝時軍政楊僕据摠遺逸紀奏兵錄猶未能備至於孝成命任宏論次兵書為四種

漢志兵權謀十三家二百五十九篇

省伊尹太公管子孫卿  
冠子蘇子蒯通陸賈淮南

拱



經籍子

王二百五十九種出司馬法入禮也其權謀者以正守

國以奇用兵先計而後戰兼形勢包陰陽用技巧也

漢志兵形勢十一家九十二篇圖十八卷形勢者雷動風舉後發而先至離合背鄉

變化無常以輕疾制敵者也

漢志陰陽十六家二百四十九篇圖十卷陰陽順時而發推刑德隨斗擊因五行相

勝假鬼神而為助也

右漢志兵技考十三家百九十九篇省墨子重入者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者也凡兵書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圖四十三卷

容齋洪氏隨筆曰漢成帝命任宏論次其書為四種其權

謀中有韓信三篇形勢中有項王一篇前後藝文志載之

且云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

定著三十五家諸呂盜取之項韓雖不得其死而遺書可

傳於後者漢世不廢今不可復見矣

隋志一百三十三部五百一十二卷

唐志二十三家六十部三百一十九卷失姓名十四家李密以

百六十

宋三朝志一百八十二部五百五十三卷

宋兩朝志三十二部一百二十七卷

宋四朝志九十七部八百二十八卷

宋中興志九十二家一百丹七部一千七十四卷

六韜六卷

晁氏曰周呂望撰按漢藝文志無此書梁隋唐始著錄分

文武龍虎豹犬六目兵家權謀之書也元豐中以六韜孫

子吳子司馬法黃石公三略尉繚子李衛公問對頒行武

學今習之號七書云按兵法漢成帝常命任宏分權謀刑

勢陰陽技巧為四種今又有卜筮政形之說蓋在四種之

外矣



高氏子略曰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諒彼武王肆伐大  
商會朝清明鄭康成稱其天期已至兵甲之彊師卒之武  
故今伐商合兵以清明也牧誓曰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  
商郊牧野與詩合也武王之問太公曰何以知人心王時  
寢疾太公負而起之曰行迫矣勉之武王乃駕鷲冥之車  
周旦為之御至于孟津大黃參連弩大才扶肯車戰飛鳧  
赤莖白羽電影也畫則為光夜則為星方頭鐵鎚重八斤  
以銅為首電影也畫則為光夜則為星方頭鐵鎚重八斤  
鐵行馬廣二丈渡溝飛橋關鹿盧鷹爪方凶鐵把柄長七尺  
天陣日月斗杓均一左一右地陣丘陵水泉有左人陣馬  
一仰一背比為天陣武衛大櫓三軍所需雲物萬炬  
武積楹臨衝具雲梯飛樓中也武衛大櫓三軍所需雲物萬炬  
吹鳴篪審此則康成所曰兵甲之彊師卒之武為可攷  
歟亦詩所謂檀車煌煌駟驥彭彭者也又攷諸武王曰殷  
可伐乎太公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武王又曰諸侯已至

士民何如太公曰大道無親何急於元士武王又曰民吏  
未安賢者未親何如太公曰無故無親如天如地其言若  
有合於書者詩之上章曰保右命爾燮伐大商上帝臨女  
無貳爾心此之謂也

周氏涉筆曰謂太公為兵家之祖自漢人已然本無所稽  
僅以陰符有託而云爾太公遇文王事尚未足信况談兵  
哉周詩鷹揚外無他語周公曰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  
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閔天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武王惟  
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  
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向使太公主柄伐商身為大將  
周公其遺之乎六韜不知出何時其屑屑共議以家取國  
以國取天下殆似丹徒布衣太原宮監所經營者史記載  
君臣各把鉞斷首懸旗以後人臆記非實也歸賂免囚好



事爲之而此書因著文伐十二節陰賂左右輔其淫樂養其亂臣與韓非所云納費仲奉玉版并爲一論蓋文武周召之一厄也管子書載湯結女華以爲陰事曲逆以爲陽戰國諸子窺測古聖妄誕率類此太公舉賢尚功周公知其有篡弒之臣亦是後人妄以見事附合而諸子因記殺華仕謂周公馳往救之踈繆可笑此書有上賢篇則六賊七害指抗志高節輕爵位賤有司語無爲言無欲虛論高議窮居靜處條居大半全與暴亂同科按武王既定天下其詩曰日靖四方其書曰無有作惡當不單稱德之世而紛然懸賞罰募功名不知將何出也此書並緣吳起漁獵其詞而綴緝以近代軍政之浮談淺駁無可施用蓋吳起武侯真答問也故問者當其形對者應其實至於料六國形勢所當出百代之下猶可想像而此書問答徒效之也

故務廣不務精語脉皆不相應讀者宜熟察也

陳氏曰其辭鄙俚世俗依託也

水心葉氏曰自龍韜以後四十三篇條畫變故預設方禦皆爲兵者所當講習孫子之論至深不可測而此四十三篇繁悉備舉似爲孫子義疏也其書言避正殿乃戰國後事固當後於孫子論將有十過近於五危戰車十死戰騎十敗與行軍九地相出入其勵軍言禮將力將止欲練士各聚卒教戰成三軍又本於吳起然則孫吳固兵家所師用至莊周亦稱九徵則真以爲太公所言矣然周嫚侮爲方術者而不悟六韜之非僞何也蓋當時學術無統諸子或妄相詆訾或偶相崇出於率爾豈足據哉

司馬法三卷

晁氏曰齊司馬穰苴撰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



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司馬兵法司馬遷謂其書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近亦少褻矣穰苴為區區小國行師何暇及司馬兵法之揖讓乎

陳后山擬御試武舉策曰臣聞齊威王使其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附以先齊大司馬田穰苴之說號曰司馬穰苴兵法夫所謂古者司馬兵法周之政典也所謂穰苴兵法太史遷之所論今博士弟子之所誦說者也昔周公作政典司馬守之以佐天子平邦國而正百官均萬民故征伐出于天子及上廢其典下失其職而周衰矣故征伐出于諸侯典之用舍興壞係焉遷徒見七國楚漢之戰以詐勝而身固未嘗行道也遂以仁義為虛名而疑三代以文具可謂不學矣史稱遷博極群書而其論如此所謂雖多奚為者也臣謹按傳記所載司馬法之文今書皆無之則

亦非齊之全書也然其書曰禮與法表裏文與武左右又曰殺人以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去戰雖戰可也又曰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此先王之政何所難乎至其說曰擊其疑加其卒致其屈襲其規此穰苴之所知也漢之所行遷之所見而謂先王為之乎

魏武注孫子一卷

晁氏曰吳孫武撰魏武帝注按漢藝文志孫子兵法八十二篇今魏武所注止十三篇杜牧以為武書數十萬言魏武削其繁剩筆其精粹成此書云其序略曰吾讀兵書戰策多矣武所著深矣

水心葉氏曰按司馬遷稱孫子十三篇兩言之而班固志藝文乃言孫吳子兵法八十二篇又吳起四十八篇而今吳起六篇而已又今中庸一篇而志稱四十九篇豈昔所



謂篇者特章次之比非今粹書也然遷時已稱十三篇而劉歆班固在其後反著八十二篇以火攻用間考之疑孫子亦有未盡之書然此爲文字多少其不存者自不足論遷載孫武齊人而用於吳在闔廬時破楚入郢爲大將按左氏無孫武他書所有左氏不必盡有然類考叔曹劇燭之武鮒設諸之流微賤暴用事左氏未嘗遺而武功名章灼如此乃更闕又同時伍員宰嚭一一銓次乃獨不及武耶詳味孫子與管子六韜越語相出入春秋末戰國初山林處士所爲其言得用於吳者其徒夸大之說也自周之盛至春秋凡將兵者必與聞國政未有特將於外者六國時此制始改吳雖蠻夷而孫武爲大將乃不爲命卿而左氏無傳焉可乎故凡謂穰苴孫武者皆辨士妄相標指非事實其言闔閭試以婦人尤爲奇險不足信

高氏子略曰周衰制隳法蕩政不克綱強弱潰凌一趨於武侈兵圖霸干戈相尋甚可畏也其間謀師行帥命意立制猶知薦禮信尚訓齊庶幾三代仁義之萬一焉耳殊未至於毒也兵流於毒始於孫武乎武稱雄於言兵往往舍正而鑿奇背義而依詐凡其言反覆其變無常智術相高氣驅力奪故詩書所述韜匱所傳至此皆索然無遺澤矣先儒曰無以學術殺天下後世是猶言學者也吳越交兵勝負未決武居其間豈無所以爲 吳勝越者二十年間闔閭旣以戰死夫差旋喪其國方是時武之言兵亦知爲吳計而已成敗興亡易如反掌固無待於殺天下後世兵其可以智用歟

陳氏曰世之言兵者祖孫武然孫武事吳闔閭而不見於左傳不知果何時人也



李筌注孫子三卷

晁氏曰唐李筌注以魏武所解多誤約歷代史依遁甲注成三卷

杜牧注孫子三卷

晁氏曰唐杜牧牧之注牧以武書大略用仁義使機權曹公所注解十不釋一蓋惜其所得自為新書爾因備注之世謂牧慨然最喜論兵欲試而不得者其學能道春秋戰國時甚博而詳知兵者有取焉

陳皞注孫子三卷

晁氏曰唐陳皞撰皞以曹公注隱微杜牧注闊疎重為之注云

紀燮注孫子三卷

晁氏曰唐紀燮集唐孟氏賈林杜佑三家所解

梅聖俞注孫子三卷

晁氏曰皇朝梅堯臣聖俞注歐公為之序

歐陽氏序曰世所傳孫武十三篇多用曹公杜牧陳皞注號三家孫子余頃與撰四庫書目所見孫子注者尤多至二十餘家五字武之書本於兵兵之術非一而以不窮為奇宜

其說者之多也凡人之用智有短長其施設各異故或膠其說於偏見然無出所謂三家者三家之注皞最後其說時時攻牧之短牧亦慨然最喜論兵欲試而不得者其學能道春秋戰國時事甚博而詳然前世言善用兵稱曹公嘗與董呂諸袁角其力而勝之遂與吳蜀分漢而王傳言魏之諸將出兵千里公字每坐訂勝敗授其成筭諸將用之十不失一一有違者兵輒敗北故魏世用兵悉以新書從事其精於兵也如此牧謂曹公於注孫子尤略蓋惜其



所得自為一書是曹公悉得武之術也然武嘗以其術干吳王闔閭用之西破楚北服齊晉而霸諸侯夫使武自用其書止於疆霸及曹公用之然亦終不能滅吳蜀豈武之術盡於此乎抑用之不極其能也後之學者徒見其書又各牽於已見是以注者雖多而少當也獨吾友聖俞不然常評武之書曰此戰國相傾之說也三代王者之師司馬九伐之法武不及然亦愛其文略而意深其行師用兵料敵制勝亦皆有法其言甚有次序而注者汨之或失其意乃自為注凡膠於偏見者皆挾一作批去傳以已意而發之然後武之說不汨而明吾知此書當與三家並傳而後世取其說者往往於吾聖俞多焉聖俞為人謹質溫恭仁厚而明四字衣冠進趨眇然儒者也後世之視其書者與太史公疑張子房為壯夫何異

朱子語錄曰歐公大段推許此聖俞所注孫子看得來如何得似杜牧注底好

王皙注孫子三卷

晁氏曰皇朝王皙注皙以古本校正闕誤又為之注仁廟時天下久承平人不習兵元昊既叛邊將數敗朝廷頗訪知兵者士大夫人人言兵矣故本朝注解孫武書者大抵皆其時人也

何氏注孫子三卷

晁氏曰未詳其名近代人也

吳子三卷

晁氏曰魏吳起撰言兵家機權法制之說唐陸希聲類次為之說料敵治兵論將變化勵士凡六篇

高氏子略曰讀吳子其說蓋與孫武截然其不相侔也起



之書幾乎正武之書一乎奇吳之書尚禮義明教訓或有得於司馬法者武則一切戰國馳騁戰爭奪謀逞詐之術耳武侯浮西河下中流喟然嘆曰美哉山河之固魏之寶也起言之曰在德不在險德之不修舟中之人盡敵國也斯言之善質於經求之古奚慚焉反覆此編則斲斷在禮夫以湯武仁義律之起誠有間求之齊魯晉衛秦楚之論兵者起庶幾乎

黃石公三略三卷

晁氏曰題曰黃石公上中下三略其書論用兵機權之妙嚴明之決明妙審決軍可以死易生可以存易亡經籍志云下邳神人撰世傳此即圯上老人以一編書授張良者陳氏曰其書傳會依託也

西山真氏序曰三略先秦書雖非鷹揚翁自作要必其遺法予嘗深味之其言治國養民法度與儒者指意不悖而歛藏退守不為物先之意則黃老遺言也子房號稱善用兵然最所得者不過與物推移變化無方因敵轉化動而輒隨數語耳以此推之則今傳於世者子房所受書也

尉繚子五卷

晁氏曰未詳何人書論兵主刑法按漢藝文志有二十九篇今逸五篇首篇稱梁惠王問意其魏人歟

陳氏曰六國時人按漢志雜家有二十九篇兵刑勢家又有三十一篇今書二十三篇未知果當時本書否

周氏涉筆曰尉繚子言兵理法兼盡然於諸令督責部伍刻矣所以為善者能分本末別賓主所謂高之以廊廟之論重之以受命之論銳之以踰垠之論廊廟本也受命所以授也凡諸令所云將事也踰垠之論爾視孫子專篇論



火攻吳起武侯纖碎講切蓋從容有餘矣人主崇儉務本均田節歛明法稽驗爲之主本無蔓獄無留刑故曰兵凶器爭逆德事必有本以武爲植以文爲種武爲表文爲裏文視利害辨安危武犯強敵力攻守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夫殺人之父兄利人之財貨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盜也其說雖未純王政亦可謂窺本統矣古者什伍爲兵有戰無敗有死無逃自春秋戰國來長募旣行動輒驅數十萬人以赴一決然後有逃亡不可禁故尉繚子兵令於誅逃尤詳世傳張魏公建壇拜曲端爲大將端首問魏公見兵幾何魏公曰八十萬人端曰湏是斬了四十萬人方得四十萬人用端所言果如是固覆軍失地殺身之道也夫分數豈專在殺哉此念薰蒸決不能興起韓睦吸引亦祥而尉繚子亦云善用兵者能殺卒之半其次殺其十

三其下殺其十一能殺其半者威加海內殺十三者力加諸侯殺十一者令行士卒筆之於書以殺垂教孫吳却未有是論也

張橫渠注尉繚子一卷

晁氏曰皇朝張載撰其辭甚簡蚤年喜談兵後謁范文正文正愛其才勸其學儒載感悟始改業此殆少作也  
武侯十六策一卷

晁氏曰蜀諸葛亮孔明撰序稱謹進便宜十六事一治國二君臣三視聽四納言五察疑六治民七舉措八考黜九治軍十賞罰十一喜怒十二治亂十三教令十四斬斷十五思慮十六陰察陳壽孔明書此策疑依託者

庾袞保聚圖一卷

晁氏曰晉庾袞撰晉書孝友傳載袞字叔褒齊王囿之倡



義也張泓等掠陽翟率衆保禹山泓不能犯此書序云  
大駕遷長安時元康三年已酉撰保聚壘議二十篇按固  
之起兵惠帝永寧元年也帝遷長安永興元年也皆在元  
康後且二年歲次實癸丑今云已酉皆誤

李衛公問對三卷

晁氏曰唐李靖對太宗問兵事史臣謂李靖兵法世無完  
書略見於通典今對問出於阮逸家或云逸因杜氏附益  
之

陳氏曰亦假託也文辭淺鄙尤甚今武舉以七書試士謂  
之武經其間孫吳司馬法或是古書三略尉繚子亦有可  
疑六韜問對爲妄明白而立之學官置師弟子伏而讀之  
未有言其非者何也何遠春渚紀聞言其父去非爲武學  
博士受詔校七書以六韜問對爲疑白司業朱服服言此

書行之已久未易遽廢遂止後爲徐州教授與陳師道爲  
代師道言聞之東坡世所傳王通元經關子明易傳及李  
靖問對皆阮逸僞撰逸嘗以草示奉常公云奉常公者老  
蘇也

按四朝國史兵志神宗熙寧間詔樞密院白唐李靖兵  
法世無全書雜見通典離析譌舛又官號物名與今稱  
謂不同武人將佐多不能通其意令樞密院檢詳官與  
王震曾旼王白郭逢原等校正分類解釋令今可行豈  
卽此問答三卷耶或別有其書也然晁陳二家以爲阮  
逸取通典所載附益之則似卽此書然神宗詔王震等  
校正之說旼明見於國史則非逸之假託也

郭元振安邊策三卷

晁氏曰唐郭元振撰以總兵進攻聚衆退守不可無權謀



乃著此書故舊題曰定遠安邊策

李臨淮武記

晁氏曰唐李光弼撰其書凡一百二章末云呂望志廓而遠孫武思幽而密黃石寬而重斷吳起嚴而貴勇墨翟守而無攻老聃勝而不美今擇其精要雜以愚識為一家書一本題曰統軍靈轄寶秘策或云光弼從事張參所纂

闕外春秋十卷

陳氏曰唐少室山布衣李筌撰起周武王勝殷止唐太宗擒竇建德明君良將戰爭攻取之事天寶二年上之

風后握奇經一卷

陳氏曰宋嘉薛士龍季宣校定自晉馬隆三百八十四字續圖三百十五字合標題七千字又有馬隆讚述多所發明并寫陳圖於後馬隆本奇作機

高氏子略曰風后握奇經三百八十四字其妙本乎奇正相生變化不測蓋潛乎伏羲氏之畫所謂天地風雲龍鳥蛇虎則其為八卦之象明矣蓋注奇讀如奇耦之奇則尤可與易準諸儒多稱諸葛武侯八陣唐李衛公六花皆出乎此唐裴緒之論又以為六十四卦之變其出也無窮若此則所謂八陣者八卦之統爾焦氏易學卦變至於四千九十有六奇正相錯變化無窮是可以名數該之乎然觀太公武韜且言牧野之師有天陣有地陣此固出於握奇而又有入陣焉此又出於天地之外者非八陣六花所能盡也獨孤及作風后八陣圖記有曰黃帝順煞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風后握機制勝作為陣圖故八其陣所以定位衡抗於外軸布於內風雲負其四維所以備物也虎張翼以進蛇向敵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勢所以致用也



至若疑兵以固其餘地游軍以案其後列門具將發然後合戰弛張則二廣迭舉犄角則四竒皆出圖成罇俎帝用經略北逐獯鬻南平蠻尤遺風冥冥神機未昧項籍得之霸西楚黥布得之奄九江孝武得之攘匈奴唐天寶中客有得其遺制於黃帝書之外篇裂素而圖之按魚復之圖全本於握機牘其妙窮其神者武侯而已獨孤乃以為項黥武帝得之未之思歟

人事軍律三卷

晁氏曰皇朝符彥卿撰其序言兵者多雜以陰陽殊不知往亡宋捷甲子胡興鵠入梟集翻成吉兆故此但述人事云或以為唐燕僧利正撰

神武秘略十卷

晁氏曰皇朝仁宗御撰纂古今兵書戰策及舊史成敗之

迹類權謀形勢陰陽技巧凡四門三十篇

三朝武經聖略十卷

晁氏曰皇朝曾公亮丁度撰寶元中西邊用兵朝廷講武備是時洙奉詔編祖宗任將用兵邊防事迹分二十門陳氏曰凡十七門後五卷為奏議中興書目云十卷李淑書目十五卷今本與邯鄲卷數同

武經總要四十卷

晁氏曰皇朝曾公亮丁度撰康定中朝廷恐群帥昧古今之學命公亮等采古兵法及本朝計謀方略凡五年奏御制度十五卷邊防五卷故事十五卷占候五卷御為製序巽巖李氏曰昔杜君卿取前世用兵故事分一百三十餘門編入通典國朝脩武經要略亦承用之但微有附益耳

百將傳十卷

經音

武經要略卷三十三

三

列丙



晁氏曰皇朝張預公立撰預觀歷代將兵者所以成敗莫不與孫武書相符契因擇良將得百人集其傳成一書而以武之兵法題其後上之

陳氏曰每傳必以孫武兵法斷之

兵要望江南一卷

晁氏曰題云黃石公以授張良者按其書雜占行軍吉凶寓聲於望江南詞取其易記憶總目云武安軍左狎衙易靜撰蓋唐人也

倚馬立成法二卷

晁氏曰唐李淳風撰兵行占候之書也淳風太宗時人而此書起九宮法至貞元六年庚午假託以行其書耳非淳風本真也

三略素書解一卷

陳氏曰呂惠卿吉甫撰

熙寧收復熙河陣法三卷

陳氏曰觀文殿學士九江王韶子純撰

武經龜鑑二十卷

陳氏曰保平軍節度使王彥撰隆興御製序其書以孫子十三篇為王而用歷代事證之

渭南秘訣一卷

陳氏曰昭武謝淵得之於瀘州蓋武侯八陣圖法也為之注釋而傳於世

補漢兵制一卷

陳氏曰錢文子撰

西漢兵制一卷

陳氏曰建安王玲器之撰



制勝方略三十卷

陳氏曰脩武郎楊肅德欽撰自左氏傳而下迄于陳隋用  
兵事迹慶元丁巳序

漢兵論一卷  
辨疑一卷

陳氏曰姑蘇潘夢旂天錫撰

修城法式條約二卷

陳氏曰判軍器監沈括知監丞呂和卿等所修敵樓馬面  
團敵式樣并申明條約熙寧八年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二十一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二十二

宋鄱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明蘄陽 馮天馭 應房 校刊

經籍考 子 醫家

漢藝文志醫經者原人血脉經絡骨髓陰陽表裏以起百

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湯火所施師古曰箴所以

石卽石箴也古者政病則有破今其術絕矣調百藥齊和之所宜至齊之得音齊

劑猶磁石取鐵以物相使拙者失理以瘡為劇以生為死

漢志醫經七家二百一十六卷

經方

漢藝文志經方者本草石之寒溫量疾病之淺深假藥味

之滋因氣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齊以通閉解結

反之於手及失其宜者以熱益熱以寒增寒精氣內傷不



見於外是所獨失也故諺曰有病不治常得中醫

漢志經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

隋志醫方二百五十六部四千五百一十三卷

唐志明堂經脈類一十六家三十五部二百三十一卷失姓名十六家

甄權以下不著錄二家七卷

唐志醫術六十四家一百二十部四千四十六卷失姓名三十家四百八卷

宋三朝志經脈四十六部一百四十卷醫術一百九十一部二

千九十九卷

宋兩朝志經脈二十九部四十五卷醫術八十四部二百二十

六卷

宋四朝志三十六部二百九卷

宋中興志一百七十九家二百九部一千二百五十九卷

黃帝素問二十四卷

晁氏曰昔人謂素問者以素書黃帝之問猶言素書也唐王昶注砭謂漢藝文志有黃帝內經十八卷素問即其經之九卷兼靈樞九卷廼其數焉先是第七亡逸砭時始獲乃詮次注釋凡八十一篇分二十四卷今又亡刺法本論二篇砭自號啓玄子醫經之傳於世者多矣原百病之起瘡者本乎黃帝辨百藥之味性者本乎神農湯液則稱伊尹三人皆古聖人也憫世疾苦親著書以垂後而世之君子不察乃以為賤技耻習之由此故今稱醫者多庸人治之失理以生為死者甚衆激者至云有病不治常得中醫豈其然乎故予錄醫頗詳隋志以此書為首今從之陳氏曰黃帝與岐伯問答三墳之書無傳尚矣此固出於後世依託要是醫書之祖也唐太僕令王昶注自號啓玄



子按漢書但有黃帝內外經至隋志乃有素問之名又有全元起素問注八卷嘉祐中光祿卿林億國子博士高保衡承詔校定補注亦頗采元起之說附見其中其為篇八十有一王冰者寶應中人也

靈樞經九卷

晁氏曰王冰謂此書即漢志黃帝內經十八卷之九也或謂好事者於皇甫謐所集內經倉公論中抄出之名為古書也未知孰是

呂楊注八十一難經五卷

晁氏曰秦越人撰吳呂廣注唐楊玄操演越人渤海人家於盧授桑君秘術明洞醫道世以其與黃帝時扁鵲相類乃號之為扁鵲采黃帝內經精要之說凡八十一章以其為趣深遠未易知故名難經玄操編次為十三類

陳氏曰漢志亦但有扁鵲內外經而已隋志始有難經唐志遂屬之越人皆不可考難當作去聲讀

丁德用注難經五卷

晁氏曰德用以楊玄操所演甚失大義因改正之經文隱奧者繪為圖德用濟陽人嘉祐末其書始成

陳氏曰序言太醫令呂廣重編此經而楊玄操復為之註覽者難明故為補之且間為之圖首篇為診候最詳凡二十四難蓋脉學自扁鵲始也

虞庶注難經五卷

晁氏曰皇朝虞庶注庶仁壽人寓居漢嘉少為儒已而棄其業習醫為此書以補呂楊所未盡黎泰辰治平間為之序

金匱玉函經八卷



晁氏曰漢張仲景撰晉王叔和集設答問雜病形證脉理參以療治之方仁宗朝王洙得於館中用之甚効合二百六十二方

陳氏曰林億等校正此書王洙於館閣蠹簡中得之曰金匱玉函要略方上卷論傷寒中論雜病下載其方并遼婦人乃錄而傳之今書以逐方次於證候之下以便檢用其所論傷寒文多節略故但取雜病以下止服食禁忌二十五篇二百六十二方而仍其舊名

仲景傷寒論十卷

晁氏曰漢張仲景述晉王叔和撰次按名醫錄云仲景南陽人名機仲景其字也舉孝廉官至長沙太守以宗族二百餘口建安紀年以來未及十稔死者三之二而傷寒居其七乃著論二十二篇證外合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

二方善醫者或云仲景著傷寒論誠不刊之典然有大人之病而無嬰孺之患有北方之藥而無南方之治此其所闕者蓋陳蔡以南不可用柴胡白虎二湯治傷寒其言極有理

陳氏曰其文辭簡古奧雅又名傷寒卒病論凡一百一十二方古今治傷寒者未有能出其外者也

脉經三卷

晁氏曰題云黃帝撰論診脉之要凡二十一篇

王叔和脉經十卷

晁氏曰晉王叔和撰按唐甘伯宗名醫傳曰叔和西晉高平人性度沉靖博通經方精意診處尤好著述其書纂岐伯華佗等論脉要訣所成敘陰陽表裏辨三部九候分人迎氣口神門條十二經二十四氣奇經八脉五藏六腑三



焦四時之痾纖悉備具咸可按用凡九十七篇皇朝林億等校正

脉訣一卷

晁氏曰題曰王叔和皆歌訣鄙陋之言後人依託者然最行于世

脉訣機要三卷

脉要新括一卷

陳氏曰通真子撰不著名氏熙寧以後人也以叔和脉訣有艱澁鄙俗處疑非叔和作以其不類故也乃作歌百篇按經為注又自言常為傷寒括要六十篇其書未之見

巢氏病源候論五卷

晁氏曰隋巢元方等撰元方大業中被命與諸醫共論眾病所起之源皇朝舊制監局用此書課試醫生昭陵時詔校本刻續頒行宋綬為序

陳氏曰元方隋大醫博士其書惟論病證不載方藥今按千金方諸論多本此書業醫者可以參考

雷公炮炙三卷

晁氏曰宋雷斅撰胡洽重定述百藥性味炮熬煮炙之方其論多本之於乾寧晏先生斅稱內究守國安正公當是官名未詳

天元玉策三十卷

晁氏曰啓元子撰即唐王珣也書推五運六氣之變唐人物志云珣仕至太僕今年八十餘以壽終

金寶鑑三卷

晁氏曰衛嵩撰嵩仕至翰林博士崇文總目云不詳何代人述脉候微驗要妙之理

寶藏暢微論三卷

卷之二

卷之三

五

張



晁氏曰五代軒轅述撰青霞君作寶藏論三篇著變煉金石之訣既詳其未善因刊其謬誤增其闕漏以成是書故曰暢微時年九十實乾亨二年也

聖濟經十卷

晁氏曰徽宗皇帝御製因黃帝內經採天人之贖原性命之理明榮衛之清濁究七八之盛衰辨逆順之盈虛為書十篇凡四十二章

陳氏曰辟廱學生昭武吳昉注

通真子傷寒訣一卷

晁氏曰題曰通真子而不注名氏用張長沙傷寒論為歌詩以便覽者脉訣之類也

醫門玉髓一卷

陳氏曰不知作者皆為歌訣論五藏六腑相傳之理

傷寒百問三卷

晁氏曰題曰無求子大觀初所著書

醫經正本書一卷

陳氏曰知進賢縣沙隨程迥可久撰專論傷寒無傳染以救薄俗骨肉相棄絕之敝

運氣論奧三卷

晁氏曰宋朝劉溫舒撰溫舒以素問氣運最為治病之要而答問紛採文辭古奧讀者難知因為三十論二十七圖上于朝

五運指掌賦圖一卷

陳氏曰葉玠撰

脉粹一卷

晁氏曰宋朝蕭世基撰世基常閱素問及歷代醫經患其



難知因綴緝成一編治平中姚誼序之

南陽活人書二十卷

晁氏曰宋朝朱肱撰序謂張長沙傷寒論其言雅奧非精於經絡者不能曉會頃因投閑設其對問補苴綴緝僅成卷軸作於己巳成于戊子計九萬一千三百六十八字  
陳氏曰肱以仲景傷寒方論多以類聚為之問答本號無求子傷寒百問方有武夷張藏作序易此名仲景南陽人而活人者本華陀語肱吳興人秘丞臨之子中書舍人服之弟登第仕至朝奉郎直秘閣

傷寒微旨論二卷

陳氏曰不著作者序言元祐丙寅必當時名醫也其書頗有發明

傷寒證治三卷

晁氏曰宋朝王寔編寔謂百病之急無踰傷寒故略舉病名法及世名醫之言為十三篇總方百四十六首或云賴州人官至外郎龐安常之高第也

傷寒救俗方一卷

陳氏曰寧海羅適正之尉桐城民俗惑巫不信藥因以藥施人多愈遂以方書召醫參校刻石以抹迷俗紹興中有王世臣彥輔者序之以傳

補注神農本草二十卷

晁氏曰宋朝掌禹錫等補注舊說本草經神農所作而藝文志所不載平帝紀詔天下舉知方術本草者本草之名蓋起於此梁之錄載神農本草三卷書中有後漢郡縣名蓋上世未著文字師學相傳至張機華佗始為編述嘉祐初詔禹錫與林億蘇頌張洞等為之補注以開寶本草及



諸家參校采拾遺逸刊定新舊藥合一千八十二種總二十卷

大觀本草三十一卷

陳氏曰唐慎微撰不知何人仁和縣尉艾晟作序名曰經史證類本草按本草之名始見漢書平帝紀樓護傳舊經止一卷藥三百六十五種陶隱居增名醫別錄亦三百六十五種因注釋爲七卷唐顯慶又增一百十四種廣爲二十卷謂之唐本草開寶中又益一百三十三種蜀孟昶又嘗增益謂之蜀本草及嘉祐中掌禹錫林億等重加校正更爲補注以朱墨書爲之別凡新舊藥一千八十二種蓋亦備矣今謹微頗復有所增益而以墨蓋其名物之上然亦殊不多也

石林葉氏曰神農本草初但三卷所載甚略議者攷其記

出產郡名以爲東漢人所作梁陶隱居始增修爲七卷然陶氏不至東北其論證多謬語唐顯慶中蘇恭請重修於是命長孫無忌等廣定遂爲二十卷亦未盡也自是僞蜀韓保昇與術家各自補緝辨證者不一開寶中別加詳定嘉祐初復詔掌祕監禹錫蘇魏公諸人再論次遂大備蓋神農本草外雜取他書凡十六家云

圖經本草二十卷目錄一卷

晁氏曰宋朝蘇頌等撰先是詔掌禹錫林億等六人重校神農本草累年成書奏御又詔郡縣圖上所產藥本用永徽故事重命編述於是頌再與禹錫等裒集衆說類聚銓次各有條目云嘉祐六年上

類證本草三十二卷

晁氏曰皇朝唐慎微纂合兩本草爲一書且集書傳所記



單方附之於本條之下殊為詳博  
本草廣義二十卷

晁氏曰皇朝寇宗奭編以本草二部著撰之人或執用已私失於商確併考諸家之說參之事實覈其情理證其脫誤以成此書

陳氏曰其書引援辨證頗可觀采

紹興校定本草二十二卷

陳氏曰醫官王繼先等奉詔撰紹興二十九年上之刻板脩內司每藥為數語辨說淺俚無高論

子午經一卷

晁氏曰題云扁鵲撰論鍼砭之要成歌詠蓋後人依托者

銅人針灸圖三卷

晁氏曰皇朝皇惟德撰仁宗嘗詔惟德考次鍼灸之法鑄

銅人為式分府藏十二經旁注俞穴所會刻題其名并為圖法并主療之術刻板傳于世夏竦為序明堂者謂雷公問道黃帝授之故名云

明堂針灸圖三卷

晁氏曰題曰黃帝論人身俞穴及灼灸禁忌

存真圖一卷

晁氏曰皇朝楊介編崇寧間泗州刑賊於市郡守李夷行遣醫併畫工往親決膜摘膏盲曲折圖之盡得纖悉介校以古書無少異者比歐希範五藏圖過之遠矣實有益醫家也王莽時捕得翟義黨王孫慶使太醫尚方與巧屠共剝之量度五臟以竹筵導其脉知所始終云可以治病亦是此意

膏肓灸法二卷



陳氏曰清源莊綽季裕集

點烙三十六黃經一卷

晁氏曰不著撰人唐世書也國史補云自茗飲行於世世人不復病黃瘡

肘後百一方三卷

陳氏曰晉葛洪撰梁陶隱居增補本名肘後救卒方率多易得之藥凡八十六首陶併七首加二十二首共為一百一首取佛書人有四大一大輒有一百一病之義名之

千金方三十卷

晁氏曰唐孫思邈撰思邈博通經傳洞明醫術著用藥之方診脉之訣針灸之穴禁架之法以至導引養生之要無不周悉後世或能窺其一二未有不為名醫者然議者頗恨其獨不知傷寒之數云

陳氏曰自為之序名曰千金備急要方以為人命至重有貴千金一方濟之德踰於此其前類例數十條林億等新纂

千金翼方三十卷

晁氏曰思邈著千金方復掇集遺軼以羽翼其書成一家之言林億等謂首之以藥錄次之以婦人傷寒小兒養性辟穀退居補益雜病瘡癰色脉針灸而禁經終焉者皆有指意云

陳氏曰其末兼及禁術用之多驗

外臺秘要方四十卷

陳氏曰唐王燾撰燾在臺閣二十年久知洪文館得古方書數千百卷因述諸病證候附以方藥符禁灼灸之法凡一千一百四門天寶中出守房陵及大寧郡故以外臺名



其書孫兆以壽謂鍼能殺生人不能起死人取灸而不取鍼譏其為醫之蔽予獨以其言為然

陳氏曰自為序天寶十一載也其書博采諸家方類如肘後千金世尚多有之至小品深師崔氏許仁則張文仲之類今無傳者猶間見於此書云凡醫書之行於世皆仁廟朝所校定也按會要嘉祐二年置校正醫書局于編脩院以直集賢院掌禹錫林億校理張洞校勘蘇頌等並為校正後又命孫奇高保衡孫兆同校正每一書畢即奏上億等皆為序下國子監板行并補注本草脩圖經千金方翼金匱要略傷寒悉從摹印天下皆知學古方書矣

產寶二卷

晁氏曰唐昝殷撰殷蜀人大中初白敏中守成都其家有因免乳死者訪問名醫或以殷對敏中迎之殷集備驗方藥三百七十八首以獻其後周頴又作三論附于前

龍樹眼論三卷

晁氏曰佛經龍樹大士者能治眼疾假其說集治七十二種目病之方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二十三

宋鄱陽 馬端臨 貴與 撰

明蘄陽 馮天馭 應房 校刊

經籍考 子 醫家

太平聖惠方一百卷

晁氏曰太宗皇帝在潛邸日多蓄名方異術太平興國中  
內出親驗者千餘首賜詔醫局各上家傳方書命王懷隱  
王祐鄭彥陳昭遇校正編類各篇首著其疾證淳化初書  
成御製序引

慶曆善救方一卷

兩朝藝文志詔以福州奏獄醫林士元藥下蠱毒人以獲  
全錄其方令國醫類集附益八年頒行

皇祐簡要濟衆方五卷



兩朝藝文志皇祐中仁宗謂輔臣曰外無善醫民有疾疫或不能救療其令太醫簡聖惠方之要者頒下諸道仍勅長吏按方劑以時拯濟令醫官使周應編以為此方三年頒行

太醫局方十卷

晁氏曰元豐中詔天下高手醫各以得効秘方進下太醫局驗試依方製藥醫之仍模本傳于世

和劑局方十卷  
晁氏曰大觀中詔通醫刊正藥局方書閱歲書成校正七百八字增損七十餘方

陳氏曰庫部郎中陳師文等校正凡二十一門二百九十七方其後時有增補

王氏傳濟方五卷

晁氏曰皇朝太原王袞撰慶曆間因官滑臺暇日出家藏七十餘方擇其善者為此書名醫云其方用之無不効如草還丹治大風太乙丹治鬼胎尤奇驗

藥準一卷

陳氏曰潞公文彥博寬夫撰所集方才四十首以為依本草而用藥則有準故以此四十方為處方用藥之準也

沈存中良方十卷  
晁氏曰皇朝沈括存中撰存中博學通醫術類其經驗方成此書用者多驗或以蘇子瞻論醫藥雜說附之

陳氏曰不知何人所錄其間辨雞舌香一段言靈苑所辨猶有未盡者館閣書目別有沈氏良方十卷蘇沈良方十五卷而無靈苑方

靈苑二十卷



晁氏曰亦存中編本朝士夫如高若訥林億孫竒龐安常皆以善醫名世而存中尤善方書此書所載多可用

孫氏傳家秘寶方三卷

陳氏曰尚藥奉御太醫令孫用和集其下殿中丞兆父子皆以醫名自昭陵時迄于熙豐無能出其右者元豐八年兆弟宰為河東漕屬呂惠卿帥并從宰得其書序而刻之自言為思邈之後晁氏讀書志作孫尚秘寶方凡十卷養生必用方十六卷

晁氏曰皇朝初虞世撰序謂古人醫經行於世者多矣所以別著者古方分劑與今銖兩不侔用者頗難此方其證易詳其法易用苟尋文為治雖不習之人亦可無求於醫也虞世本朝士一旦削髮為僧在襄陽與十父遊從甚密

尊生要訣二卷

陳氏曰即初虞世四時常用要方有廬山陳淮者復附益焉

楊子護命方五卷 通神論十四卷

晁氏曰皇朝楊退修撰以歧伯論五運六氣以治百病後世通之者惟王砮一人而已然猶於遷變行度莫知其始終次序故著此方論云

龐氏家藏秘寶方五卷

陳氏曰蘄水龐安時安常撰安時以醫名世所著書傳於世者惟傷寒而已此書城南吳炎晦父錄以見遺

山谷黃氏龐安常傷寒論後序安常自少時善醫方為人治病處其生死多驗名傾江淮諸醫然為氣任俠鬪雞走狗蹴踘擊毬少年豪縱事無所不為博奕音技一工所難而兼能之家富多後房不出戶而所欲得人之以醫聘之也



皆多陳其所好以順適其意其來也疾家如市其疾已也君脫然不受謝而去之中年乃屏絕戲弄閉門讀書自神農黃帝經方扁鵲八十一難經靈樞甲乙葛洪所縱緝百家之言無不貫穿其簡策紛錯黃素朽蠹先師或失其讀學術淺陋私智穿鑿曲士或竄其文安常悉能辨論發揮每用以視病如是而生如是而不治幾乎十全矣然人以病造之不擇貴賤貧富便齋曲房調護以寒暑之宜珍膳美饈時節其飢飽之度愛其老而慈其幼如痛在己也未嘗輕用人之疾常試其所不知之方蓋其輕財如糞土而樂義耐事如慈母而有常似秦漢間游俠而不害人似戰國四公子而不爭利所以能動而得意起人之疾不可縷數它日過之未嘗有德色其所論著傷寒論多得古人不言之意其所師用而得意於病家之陰陽虛實今世所謂良

醫十不得其五也余始欲掇其大要論其精微使士大夫稍知之適有心腹之疾未能卒業然未嘗游其庭者雖得吾言而不解若有意於斯者讀其書自足攬其精微故特著其行事以爲後序云其前序海上道人諾爲之故虛右以待

宛丘張氏跋傷寒論曰張仲景傷寒論論病處方纖悉必具又爲之增損進退之法以預告人嗟夫仁人之用心哉且非通神造妙不能爲也安常又竊憂其有病證而無方者續著爲論數卷用心爲術追儷古人淮南謂安常能與傷寒說話豈不信哉

錢氏小兒方八卷

晁氏曰皇朝錢乙仲陽撰神宗時擢太醫丞於書無所不窺它人勒勒守古獨度越縱舍卒與法合尤邃本草多識



物理辨正闕誤最工療嬰孺病年八十二而終閻季忠方附其後

錢氏小兒藥證真訣三卷

陳氏曰錢仲陽撰閻季忠集上卷言證中卷敘嘗所治病下卷爲方孝忠亦頗附以已說且以劉斯立所作仲陽傳附于宋宣和元年也

嬰童寶鏡十卷

晁氏曰題回棧真子不著姓名錄世行應驗方成此書

小兒靈秘方十三卷

晁氏曰不題撰人辨小兒疾證及治療之方多爲歌訣

小兒三訣一卷

晁氏曰未詳撰人名氏爲韻語以記小兒疾證治法二十

三

食治通說十卷

陳氏曰新安張景季明撰

食治通說一卷

陳氏曰東號婁居中撰臨安藥肆金藥曰者有子登第以恩得初品官趙忠定丞相跋其後書凡十六篇大要以食治則身治此上工醫未病之一術也

趙丞相序略曰君自幼業醫至是歷八十一寒暑矣錢唐行都多貴人君未嘗出謁卿相王侯之家屢迎之不可致每旦肩輿至藥肆群兒已四集悲啼叫號囂然滿室君皆調護委曲坐良久徐起枚視之一以至之先後爲序輒爲言兒本無疾愛之者害之也如言兒下利時此爲脾虛乳食過傷所致惟苦節其乳食微以參朮藥溫其胃卽愈矣而愛之者曰兒數利氣且乏非強食莫補其所喪於是胃



虛不能攝化其氣重傷參朮弗效增以薑附薑附不已重以金石而兒殆矣胡不以身喻之方吾曹盛壯時日食二升米飯幾不滿欲一日意中微不佳則粒米不堪向口何況兒乎予每視君持藥欲授時必諄諄為人開說口畿欲破又為紙囊貯藥名著其說於上使歸而勿忘焉

治病須知一卷

陳氏曰不知名氏專論外證以用藥之次第為不能昧者設也

正俗方一卷

陳氏曰知虔州長樂劉彝執中撰以虔俗信巫無醫藥集此方以教人

奉親養老書一卷

陳氏曰泰州興化令陳直撰元豐中事

小兒斑疹論一卷

陳氏曰東平董必久之撰錢乙元祐癸酉題其末

腳氣治法一卷

陳氏曰董汲撰

指迷方三卷

陳氏曰考城子王貺子亨撰吳丞相敏為之序貺為南京名醫宋毅叔之壻以醫得幸至朝請大夫

九籥衛生方三卷

陳氏曰宣和宗室忠州防禦使士緝撰

治風一卷

陳氏曰張耒文潛所傳凡三十二方

小兒醫方妙選三卷

陳氏曰成安大夫惠州團練使張渙撰凡四百二十方



五世爲小兒醫未嘗改科靖康元年自爲之序

雞峯備急方一卷

陳氏曰產醫教授張銳撰紹興三年爲序大抵皆單方也  
產育寶慶集一卷

陳氏曰濮陽李師聖得產論二十一篇有其說而無其書  
醫藥教授郭稽中以方附諸論之末遂爲全書近時括蒼  
陳言嘗評其得失於三因方發醫杜莪者又附益之頗爲  
詳備

本事方十卷

陳氏曰惟楊許叔微知可撰紹興三年進士第六人以藥  
餌陰功見於夢寐事載夷堅志晚歲取平生已試驗之方  
併記其事實以爲此書取本事詩詞之例以名之

嘉興歌三卷

陳氏曰許叔微撰九百篇皆本仲景法又有治法八十一  
篇及仲景脉法三十六圖翼傷寒論二卷辨類五卷皆未  
見

指南方二卷

陳氏曰蜀人史堪載之撰凡三十一門各有論

楊氏方二十卷

陳氏曰樞密楊俊子靖以家藏方一千一百十有一首刻  
之當塗世多用之

本草單方三十五卷

陳氏曰工部侍郎死丘王侯碩父撰取本草諸藥條下所  
載單方以門類編之凡四千二百有六方

何氏方六卷

陳氏曰太常博士括蒼何偁德揚撰



洪氏方一卷

陳氏曰番陽洪氏

莫氏方一卷

陳氏曰刑部郎中吳興莫伯虛致道刻博濟方於永嘉而以其家藏經驗方附于後

備急總効方四十卷

陳氏曰知平江府溧陽李朝正撰大抵皆單方也

是齋百一選方三十卷

陳氏曰山陰王璆孟欲撰百一言其選之精也

三因極一方六卷

陳氏曰括蒼陳言無撰撰三因者內因外因不內外因其說出金匱要略其所述方論往往皆古書也

小兒保生方三卷

陳氏曰左司郎始執李樿與幾撰

傷寒要旨二卷

陳氏曰李樿撰列方於前而類證于後皆不外仲景

漢東王氏小兒方二卷

陳氏曰不著名

幼幼新書五十卷

陳氏曰直龍圖閣知潭州劉昉方明撰集刊未畢而死徐璿壽卿以漕攝郡趣成之

大衍方十二卷

陳氏曰朝散大夫孫紹遠稽仲撰凡藥當預備者四十九種故名大衍所在易得者不與焉諸方附于後

海上方一卷

陳氏曰不著姓名括蒼刻本館閣書目有此方云乾道中



知處州錢等編

集效方一卷

陳氏曰南康守李觀民集

胎產經驗方一卷

陳氏曰陸子正撰集

葉氏方三卷

陳氏曰太社令延平葉大廉撰

胡氏方一卷

陳氏曰不著名

傳道適用方二卷

陳氏曰稱拙菴吳彥夔淳熙庚子

陳氏手集方一卷

陳氏曰建安陳抃

選奇方十卷後集十卷

陳氏曰青田余綱堯舉撰

傷寒瀉痢要方一卷

陳氏曰直龍圖閣長樂陳孔碩膚仲撰

湯氏嬰孩妙訣二卷

陳氏曰東陽湯衡撰衡之祖民望精小兒醫有子曰麟登

科衡麟之子尤邃於祖業為此書九十九篇

諸家名方二卷

陳氏曰福建提舉司所刊市肆常貨而局方所未收者

易簡方一卷

陳氏曰永嘉王碩德膚撰增損方三十首吹咀藥三十品

市肆常貨圓子藥十種以為倉卒應用之備其書盛行于

世



四時治要方一卷

陳氏曰永嘉屠鴨時舉撰專為時疾瘧痢吐瀉傷寒之類雜病不與焉

治奇疾方一卷

陳氏曰夏子益撰凡三十八道皆奇形怪證世間所未見者

傷寒證類要略二卷 玉鑑新書二卷

陳氏曰汴人平堯卿撰專為傷寒而作皆仲景之舊也亦別未有發明

瘡疹證治一卷

陳氏曰金華謝天錫撰

產寶諸方一卷

陳氏曰不著名氏集諸家方而以十二月產圖冠之

纂要備急諸方一卷

陳氏曰不知何人集皆倉卒危急所須藥及雜術也

摘要方一卷

劉涓子神仙遺論十卷

陳氏曰東蜀刺史李頤錄按中興書目引崇文總目云宋龔慶宣撰劉涓子者晉末人於丹陽縣得鬼遺方一卷皆治癰疽之法慶宣得而次第之今按唐志有慶宣劉涓子

男方十卷未知即此書否卷或一板或止數行名為十卷實不多也

衛濟寶書一卷

陳氏曰稱東軒居士不著名氏治癰疽方也

外科保安方三卷

歷晉子

之失道者卷三十三

一

呂元章



陳氏曰知興化軍毫社張允蹈家藏方藥參政茂良劉太

史夙為之序跋

五發方論一卷

陳氏曰知名氏亦吳晦父所錄

李氏集驗背疽方一卷

陳氏曰泉江李逸嗣立撰凡五十二條其論議詳盡曲當

皇帝醫相馬經三卷

晁氏曰唐穆蠡集伯樂王良等六家書成此編皇帝斥神農也

育駿方三卷

晁氏曰未詳撰人相馬術及醫治畜牧之方

相馬經一卷

晁氏曰未詳撰人相馬法式并著馬之疾狀及治療之術

李氏書目有之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二十三

經籍一

卷之二百二十三

二

吳興龍馬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二十四  
十一  
李鳳刻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二十四

宋鄱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明蘄陽 馮天馭 應房 校刊

經籍考 子房中 神僊

房中

漢藝文志房中者情性之極至道之際是以聖王制外樂以  
禁內情而為之節文傳曰先王之作樂所以節百事也樂而  
有節則和平壽考及迷者弗顧以生疾而隕性命

漢志房中八家百八十六卷

神僊

漢藝文志神僊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於其外者也聊  
以盪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無怵惕於胷中然而或者專以  
為務則誕欺恠迂之文彌以益多非聖王之所以教也孔子

口天虛能為



經籍子  
之虛通老卷百五  
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不爲之矣  
漢志神僊家二百五卷

隋經籍志曰道經者云有元始天尊生於太元之先稟自然之氣冲虛凝遠莫知其極所說天地淪壞劫數終盡略與佛經同而以天尊之體常存不滅每至天地初開或在玉京之上或在窮桑之野授以秘道謂之開劫度人然其開劫非一度矣故有延康赤明龍漢開皇是其年號其間相去經四十一億萬載所度皆諸天仙上品有太上老君太上丈人天真皇人五方天帝及諸仙官轉共承受世人莫之豫也所說之經亦稟元一之炁自然而有非所造爲亦與天尊常在不滅天地不壞則蘊而莫傳劫運常開其文自見凡八字盡道體之奧謂之天書字方一丈八角垂芒光輝照耀驚心眩目雖諸天仙不能省視天尊之開劫也乃命天真皇人改轉天音

而辨析之自天真以下至于諸仙展轉節級以次相授諸仙得之始授世人然以年天尊經歷年載始一開劫受法之人得而寶秘亦有年限方始傳授上品則年久下品則年近故今受道者經四十九年始得授人推其大旨蓋亦歸於仁愛清淨積而修習漸致長生自然神化或白日登仙與道合體其受道之法初受五千文錄次受三洞錄次受洞玄錄次上清錄錄皆素書紀諸天曹官屬佐吏之名有多少又有諸符錯在其間文章詭恠世所不識受者必先潔齋然後齋金環并諸贄幣以見於師師受其贄以錄授之仍剖金環各持其半云以爲約弟子得錄緘而佩之其繫齋之法有黃錄玉錄金錄塗炭等齋爲壇三成每成皆置綿蕪以爲限域傍各開門皆有法象齋者亦有人數之限以次入于綿蕪之中魚貫面縛陳說愆咎告白神祇晝夜不息或一二七日而止而齋



數之外有人者並在縣蒞之外謂之齋客但拜謝而已不面縛焉而又有消災度厄之法依陰陽五行數術推人年命書之如章表之儀并具贄幣燒香陳讀云奏上天曹請爲除厄謂之上章夜中於星辰之下陳設醮脯麩餌幣物歷祀天皇太一祀五星列宿爲書如上章之儀以奏之名之爲醮又以木爲印刻星辰日月於其上吸氣執之以印疾病多有愈者又能登刀入火而焚勅之使刃不能害火不能熱而又有諸服餌辟穀金丹玉漿雲英蠲除滓穢之法不可殫記云自上古皇帝帝嚳夏禹之儔並遇神人咸受道錄年代既遠經史無聞焉推詳事迹漢時諸子道書之流有三十七家大旨皆去健羨處冲虛而已無上天官符籙之事其黃帝四篇老子二篇最得深旨故言陶弘景者隱於句容好陰陽五行風角星算修辟穀導引之法受道經符錄武帝素與之遊及禪代之際弘景取圖讖之文合成景梁字以獻之由是恩遇甚厚又撰登真隱訣以證古有神僊之事又言神丹可成服之則能長生與天地永畢帝令弘景試合神丹竟不能就乃言中原隔絕藥物不精故也帝以爲然敬之尤甚然武帝弱年好事先受道法及卽位猶自上章朝士受道者衆三吳及邊海之際信之踰甚陳武世居吳興故亦奉焉後魏之世嵩山道士寇謙之自云嘗遇真人成公興後遇太上老君授謙之爲天師而又賜之雲中音誦科誡二十卷又使玉女授之服氣導引之法遂得辟穀氣盛體輕顏色鮮麗弟子二十餘人皆得其術其後又遇神人李普云是老君玄孫授其圖籙真經劾召百神六十餘卷及銷鍊金丹雲英八石玉漿之法太武始光之初奉其書而獻之帝使謁者奉玉帛牲牢祀嵩嶽迎致其餘弟子於代都東南起壇宇給道士百二十人顯揚其



法宣布天下太武親備法駕而受符籙焉自是道業大行每  
帝卽位必受符籙以爲故事刻天尊及諸仙之象而供養焉  
遷洛已後置道場於南郊之旁方二百步正月十月之十五  
日並有道士等人百六人拜而祠焉後齊武帝遷鄴遂罷之  
文襄之世更置館宇選其精志者使居焉後周承魏崇奉道  
法每帝受籙如魏之舊尋與佛法俱滅開皇初又興高宗雅  
信佛法於道士復如也大業中道士以術進者甚衆其所講  
經由以老子爲本次講莊子及靈寶昇玄之屬其餘衆經或  
言傳之神人篇卷非一自云天尊姓樂名靜信例皆淺俗故  
世甚疑之其術業優者行諸符禁往往神驗而金丹玉液長  
生之事歷代糜費不可勝紀竟無效焉今考其經目之數附  
之於此

隋志三百七十七部一千二百一十六卷

唐志三十五家五十部三百四十一卷失姓名十三家自道藏  
音義以下不著錄六十

宋三朝國史志曰班志藝文道家之外復列神仙在方技中  
東漢後道教始著而真仙經誥別出焉唐開元中列其書爲  
藏目曰三洞瓊綱摠二千七百四十四卷厥後亂離或至亡  
缺宋朝再遣官校定事具道釋志嘗求其書得七千餘卷命  
徐鉉等讎校去其重複裁得三千七百三十七卷大中祥符  
中命王欽若等詔舊目刊補凡四千三百五十九卷洞真部  
六百二  
十卷洞元部一千一十三卷洞仙部一百七十二卷太真部  
一千四百七卷太平部一百九十三卷太清部五百七十六  
卷正一部三百七十一卷合爲新錄凡四千三百五十九又撰篇目上獻  
賜名曰寶文統錄隋志以道經目附四部之末唐母照錄散  
在乙丙部中今取修鍊服餌步引黃冶符籙章醮之說素藏  
館閣者悉錄于此



宋三朝志九十七部六百二十五卷

宋兩朝志四百一十三部

宋四朝志二十部

宋中興志三百九十六家四百四十七部一千三百二十一卷

度人經三卷

晁氏曰元始天尊說唐志有其自古書也神仙之說其來尚矣劉歆七略道家之學與神仙各為錄其後學神仙者稍稍自附於黃老乃云有元始天尊者生於太元之先姓樂名靜信常存不滅每大地開闢則以秘道授諸仙謂之開劫度人延康赤明龍漢開皇即其紀年也授其道者漸至長生或白日昇天其學有授錄之法名曰齋有拜章之儀名曰醮又有符呪以攝治鬼神服餌以蠲穢濁至於存想之方導引之訣烹鍊變化之術其類甚眾及葛洪寇謙陶洪景之徒相望而出其言益熾于世富貴者多惑焉然通人皆疑之國朝修道藏共六部三百一十一秩而神仙之學如上所陳者居多與道家絕不類今於其間取自昔書目所載者錄之又釐而為二凡其說出於神仙者雖題曰老子黃帝亦皆附於此不以名亂實也若夫容成之術雖收於歆輩者以薦紳先生難言之特削去不錄

大洞真經一卷

晁氏曰題云高上虛皇君等道書三十七章晉末和中上清紫微元君降授于王夫人是上清高法道藏書六部一曰大洞真部二曰靈寶洞元部三曰太上洞神部四曰大真部五曰太清部六曰正一部李氏道書志四類一曰經誥類二曰傳錄類三曰丹藥類四曰符篆類皆以此書為之首然唐志不載故以次度人經云



黃庭內景經一卷

晁氏曰題大帝內書藏賜谷陰三十六章皆七言韻語梁丘子叙云扶桑大帝命賜谷神王傳魏夫人一名東華玉篇黃者中央之色庭者四方之中外指事即天人地內指事即肺心脾中故曰黃庭

內景中黃經二卷

晁氏曰題九仙君撰中黃真人注亦名胎藏論

黃庭外景經三卷

晁氏曰叙謂老子所作與法帖所載晉王羲之所書本正同而文句頗異其首有老子閒居作七言解說身形及諸神兩句其末有吾言畢矣而妄陳一句且改淵為泉改治為理疑唐人誕者附益之崇文總目云記天皇氏至帝嚳受道得仙事此本則無之

陳氏曰黃庭外景經一卷務成子注是南嶽魏夫人所受者魏舒之女也

無仙子刪正黃庭經

歐陽文忠公序之意必公所自為而隱其名耳其序曰無仙子不知為何人也無姓名無爵里世莫得而名之其自號為無仙子者以警世人之學仙者也其為言曰自古有道無仙而後世之人知有道而不得其道不知無仙而妄學一作求此我之所哀也道者自然之道也生而必死亦自然之理也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不自戕賊天關而盡其天年此自古聖智之所同也禹走天下乘四載治百川可謂勞其形矣而壽百年顏子蕭然坐於陋巷簞食瓢飲外不誘於物內不動於心可謂至樂矣而年不及三十斯二人者皆古之仁人也勞其形者長年安其樂者短命蓋命有長短有一稟之於



天非人力之所能爲也惟不自戕賊而各盡其天年則二人所同也此所謂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後世貪生之徒爲養生之術者無所不至至茹草木服金石吸日月之精光又有以謂此外物不足恃而反求諸內者於是息慮絕欲鍊精氣勤吐納專於內守以養其神其術雖本於貪生及其至也尚或可全形而却疾猶愈於肆欲稱情以害其生者是謂養內之術故上智任之自然其次養內以却疾最下妄意以貪生世傳黃庭經者晉魏間道士養生之書也其說專於養內多奇恠故其傳之久則易爲訛舛今家家異本莫可攷正無仙子旣甚好古家多集錄古書文字以爲翫好之娛有黃庭石本者乃宋和十三年晉人所書其文頗簡以較今世俗所傳者獨爲有理於是喟然嘆曰吾欲曉世以無仙而止人之學者吾力顧未能也吾視世人執奇恠訛舛之書欲求生而反害其生者可不哀哉矧以我翫好之餘拯世人之謬惑何惜而不爲故爲刪正諸家之異一以求和石本爲定其難曉之言略爲注解庶幾不爲訛謬之說惑世以害生是亦不爲無益若大雅君子則豈取於此

真誥十卷

晁氏曰梁陶弘景撰皆真人口授之誥故以爲名記許邁揚羲諸仙受授之說本七卷運提一象甄二命授三協昌期四稽神樞五握真輔六翼真檢七後人析第一第二第四各爲上下

朱子語錄道書中真誥末後有道授篇却是竊佛家四十二章經爲之非特此也至如地獄託生妄誕之說皆是竊他佛教中至鄙至陋者爲之某嘗謂其徒曰自家有箇寶珠被他竊去了却不照管亦都不知却去它墻根壁角竊得箇破瓶



破罐用此甚好笑

周易參同契三卷

晁氏曰漢魏伯陽撰按神仙傳伯陽會稽上虞人通貫詩律文辭贍博修真養志約周易作此書凡九十篇徐氏箋註相帝時以授同郡淳于叔通因行於世彭曉爲之解隋唐書皆不載按唐陸德明解易字云虞翻注參同契言字從日下月今此書有日月爲易之文其爲古書明矣

參同契分章通真義三卷明鏡圖訣一卷

陳氏曰真一子彭曉秀川撰蜀永康人也參同契因易以言養生後世言修鍊者祖之序稱廣丁未以參同契分十九章而爲之注且爲圖八環謂之明鏡圖曩在麻姑山傳錄其末有秀川傳汪綱會稽所刻本其前題祠部員外郎彭曉蓋據秘閣本云爾麻姑本附傳亦言仕蜀爲此官

張隨注參同契三卷

晁氏曰皇朝張隨皇祐中口右青城山注魏伯陽之書列十數

圖于其後

參同契大易圖一卷

晁氏曰不題撰人論天火候有太易太初太始太素太極四象五行等二十四篇并圖按崇文總目云張處撰而李獻臣以爲天老神君撰雲常子張處序亦名至藥丹訣未知孰是參同契考異一卷

陳氏曰朱熹撰以其詞韻皆古奧雅難通讀者淺聞妄輒更改比它書尤多舛誤合諸本更相離正其諸同異皆並存之朱子語錄曰參同契所言坎離水火龍虎鉛汞之屬只是互換其名其實只是精氣二者而已精水也坎也龍也汞也氣火也離也虎也鉛也其法以神運精氣結而爲丹陽氣在下



初成水以火鍊之則凝神丹其說甚異內外異色如鴨子卵  
真箇成此物參同契文章極好蓋後漢之能文者為之讀得  
亦不枉其用字皆根括古書非今人所能解以故皆為人妄  
解世間本子極多其中有云千周粲彬彬兮萬遍將可覩神  
明或告人兮魂靈忽自悟言誦之久則文義要訣自見又曰  
二用無爻位周流行六虛二用者用九用六九六亦坎離也  
六虛者即乾坤之初二三四五上六爻位也言二用雖無爻  
位而常周流乎乾坤六爻之間猶人之精氣上下周流乎一  
身而無定所也世有龍虎經云在參同契之先季通亦以為  
好及得觀之不然乃隱括參同契之語而為之也  
又曰參同契為艱深之詞使人難曉其中有千周萬遍之說  
欲令熟讀以得之也大槩其說以為欲明言之恐泄天機欲  
不說來却又可惜

金碧古文龍虎上經一卷

陳氏曰不著名氏麻姑所錄本無金碧字

朱子語錄曰曾景建謂參同契本是龍虎上經果否先生曰  
不然蓋是後人見魏伯陽有龍虎上經一句遂偽作此經大  
槩皆是體參同契而為故其間有說錯了處如參同中云二  
用無爻位周流行六虛二用者即易中用九用六也乾坤六  
爻上下皆是有位惟用九用六無位故周流行於六虛今龍  
虎經却錯說作虛危去蓋詞頭不見胡亂牽合一字來說

參同契解一卷

陳氏曰題紫陽先生不知何人

西昇經四卷

吳氏曰題曰天上真人尹君記錄老子將遊西域既為關令  
尹喜說五千言又留秘旨凡三十六章喜述之為此經其首

西昇經

西昇經

西昇經

西昇經



稱老君西昇聞道竺乾有古先生是以就有道說者以古先生佛也事見廣洪明集辨惑論

章注西昇經三卷

晁氏梁道士章處玄分上下經上經三七法天之陽數分二十章下經四七法地之陰數摠四十九章象大衍用數云唐志稱處玄集解以聞道竺乾為經道竺乾以古先生為老子自謂

淵玄注西昇經四卷

晁氏曰唐洞玄子注其姓名未詳唐志有載詵注西昇經疑此或詵書也分三十六章謂竺乾古先生非釋迦之號云

徐涯西昇經二卷

晁氏曰徐道邈撰句曲人未詳何代其本以有古先生善入無為作善入尼丸古先生者吾之師也化乎竺乾作吾之身

也化胡竺乾云

步虛經一卷

晁氏曰太極真人傳左仙翁其章皆高仙上聖朝玄都玉京

飛巡虛空之所諷詠故曰步虛

定觀經一卷

晁氏曰題云天尊授左玄真人述定心惠觀等修故以為名云

內觀經一卷

晁氏曰老子撰述人胞胚魂魄衆神之名當締觀身心俾不

染濁穢乃可常存云凡二十二章

老子化胡經十卷

晁氏曰魏明帝為之序經言老子歸崑崙化胡次授蜀賓後及天竺按裴松之三國志注言世稱老子西入流沙化胡成佛其說蓋起於此議化胡經八狀附於後唐志云萬歲通天



元年僧惠澄上言乞毀老子化胡經秋官侍郎劉如璿等議狀證其非偽此是也

太清經一卷

晁氏曰太清護命靈文金闕上聖按傳修道之士可以除邪治病云

天蓬神呪一卷

晁氏曰未詳撰人邯鄲書目載道書最多已上八種皆有之混元內外鑿二卷延壽經一卷附

太上說魂魄經二卷

晁氏曰題曰老子撰載三魂七魄名字形狀好惡以呪術存制之崇文題曰太上靈書李氏亦有其目

天真皇人九山經一卷

晁氏曰天皇人為黃帝說一行羅公遠兼法靜注論水火龍虎造金丹之術崇文書也按九山經興廢記云此經黃帝留蛾眉山石壁漢武帝時得之大中嘗禁絕

陰符內丹經一卷

晁氏曰題曰老子說

紫陽金碧經二卷

晁氏曰皇元真人撰廣成子述河上公修為六十四章上明和合習真之法中有調神理氣之方下有還丹丸散上昇之術崇文目有三卷今逸其一

靈樞金鏡神景內經一卷

陳氏曰稱扁鵲注

上清天地宮府圖經二卷

陳氏曰唐司馬子微撰



中誠經一卷

陳氏曰稱黃帝赤松子問答蓋假托也

太上金碧經一卷

陳氏題魏伯陽注

四十九章經

李壁季章序曰隱者劉漫翁博涉古今尤邃黃老一日某言  
賈生惜誓賦之超絕如云黃鵠一舉兮知山川紆曲再舉兮  
觀天地圓方此言居身益高則所見益遠矣今人汨於情僞  
沉於利欲猶坎蛙壤蚓積處窪下欲幾高明得乎東坡稱博  
大古真人老聃關尹喜獨立萬物表長生乃餘事惟其翛然  
玄覽却立垢紛之外不為物所梏則乘星載雲揮斤八極超  
無有而獨有又誰禦哉漫翁曰君言善矣然茲理也不待賈  
生東坡而始著是在道經四十九章經已云學道甚苦如負

重登山既登絕頂其苦自息俯視一世皆微渺也予始知有  
是經亟從羽流訪得讀之慨然曰至言妙道盡在是矣虛皇  
豈欺我哉大抵道家貴於眇萬物而不留離澳潔而化昭融  
物之旦夕交於前者皆不足以為吾病而去道邇矣然而為  
物而眇視之猶有物也若盡空諸有豁然四達無門無旁無  
聲無臭豈為至極而聖人之教人未嘗舉空也老子言道雖  
窈冥恍惚而必有象有物焉此經所謂圓明具足者非耶或  
謂之誠或謂之玄或謂之真或謂之覺或謂之實際以至為  
情為識為喜為怒為愛為惡為聖賢為仙靈為姦邪為盜賊  
大而天下之能化育微而蟻蠓之能飛鳴皆是物也故易著  
感寂之理而昇玄清靜二經雖曰空而實非空使凡世之善  
惡皆可舉而空之則淫貪狠愚險忮讒媚所植罪本亦可空  
矣則將何所不至乎味經之三十三章蓋與老易及清靜昇

經書  
太上金碧經  
卷之三  
三



玄合雖稱種種因緣均為幻假當滅除之而它章顛謂觸情  
縱欲是造諸苦吾道苦而後樂衆生樂而後苦又云財者罪  
之根聚財為聚業又云危人還自危枉彼還自枉觀此則凡  
姦邪小人聚財以規利枉彼以陷人雖快一時終必自禍猶  
影響也槩謂之空可乎嘗怪道家言三洞三太皆藏玉京上  
真猶不得見而近世張君房所集道書凡四千五百六十五  
卷崇觀間增至五千三百八十七卷抑何多耶黃老宗旨虛  
無至大洞諸經昉言諸天奧密神仙隱秘事自晉始傳人間  
由隋歷唐方伎符籙其說益以誕漫去本滋遠以是知道家  
之書真者絕少而俗師附益假託者多如世所傳斗經乃以  
北辰為北斗豈有天人至尊不辨星文誤引論語者乎若此  
經之玄妙精微明白切至其為先聖至人所說無疑惟卓識  
殫洽者無惑乎古書之正偽彼方士羽人苟非研精教典獨  
會於心烏能斷其書之純駁哉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二十四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二十五

宋鄱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明蘄陽 馮天馭 應房 校刊

經籍考 子神仙家

太平經一百七十卷

後漢書襄楷傳桓帝時楷上書言臣前上琅邪宮崇受干吉神書不合明聽干姓吉名也神書即今道家太平經也其經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為部每部一十卷又言前者宮崇所獻神書專以奉天地順五行為本亦有興國廣嗣之術其文易曉參同經典而順帝不行故國胤不興云云初順帝時琅邪宮崇詣闕上其師干吉於曲陽泉水上所得神書百七十卷皆縹白素朱介青首朱目號太平清領書其言陰陽五行為家而多巫覡雜語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經乃收藏之後張角頗有其書焉及靈帝即位以楷書



爲然

按道家之說皆昉於後漢桓帝之時今世所傳經典符籙以爲張道陵天師永壽年間受於老君者是也而太平經正出於此時范史所書甚明然隋以來藝文志道書中並不收入至宋中興史志方有之然以爲襄楷撰則非也今此經世所不見獨章懷太子所注漢書略及其一二如楷疏中所謂奉天地順五行者經中所言亦淺易無甚高論至所謂興國廣嗣之術則不啻房中鄙褻之談耳楷好學博古於君昏政亂之時能詣闕上書明成瑨李雲之寃指常侍黃門之過不可謂非高明傑特之士而疏中獨再三尊信此書遂以來違背經誼假托神靈之効幾不免獄死惜哉然此經流傳最古卷秩最多故附見於此干古者後爲孫策所殺按順帝至孫

策據江東之時垂七十年而古於順帝時已爲宮崇之師則必非稚齒度其死時當過百歲必有長生久視之術然亦不能晦迹山林以至其天年而乃招集徒衆制作符水繫黃巾米賊之爲以取誅戮則亦不足稱也

登真隱訣二十五卷

晁氏曰梁陶弘景撰景以學其訣者當田階而登真文多隱非訣莫登故以名書凡七篇十七條隋志云

抱朴子內篇二十卷

晁氏曰晉葛洪撰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元帝時累召不起  
出羅浮山鍊丹著書推明飛昇之道導養之理黃白之事三十卷二十卷名曰內篇十卷名曰外篇自號抱朴子因以命書

陳氏曰洪所著書內篇言神仙黃白變化之事外篇駁雜通



釋此二十卷者內篇也館閣書目有外篇五十卷未見

王皇聖胎神用訣一卷

晁氏曰王皇訣云野人即肇注

無上秘要九十五卷

晁氏曰題曰元始天尊說藝文志止七十二卷不知何時所

出二十三通也

葛仙翁胎息術一卷

晁氏曰仙翁葛洪也

太清服氣口訣一卷 太上經一卷

開氣法一卷 太上指南歌一卷

晁氏曰四書皆題曰老子撰服氣訣也

導引養生圖一卷

晁氏曰梁陶弘景撰分三十六勢如鴻鶴徘徊鸞鷲戰羽之

類各繪像於其上田偉家本少八勢

大還丹契秘圖一卷

晁氏曰草衣洞真子玄撰凡十二章大還丹者乃日月精氣

所致也論火候則以朔望為據記藥物則以鉛汞為名云

太上墨子枕中記二卷

中興藝文志不知作者書載匿形幻化之術殆依托墨子云

金碧潛通一卷

晁氏曰題長白山人元陽子解未詳何代人不著撰人名氏

按邯鄲書目云羊參微集其序言本得之石函皆科斗文字

世有三十六字訣七曜五行八卦九宮論還丹之事其辭多

隱人莫測劉真人演仰觀上象以定節度今之所作多不成

者蓋不得口訣故也吾恐墜匿聖文故著上經托號金碧潛

通金者剛柔得位火不能灼服之仙遊碧落雲云疑即參微

元



所撰也道藏止收一卷

還丹歌一卷

晁氏曰元陽子撰次序雜亂非完書也大旨解參同契李氏書目云海客李玄光遇玄壽先生於中嶽授此未詳玄光何代人

龍虎通玄要訣一卷

晁氏曰蘇玄朗撰以古訣龍虎經參同契秘金碧潛通訣其文繁而隱故纂其要為是書李邯鄲家本題云青霞子隋開皇時人不出名氏豈玄朗之號耶

易成子大丹訣一卷

晁氏曰彭仲堪撰不著何代人字舜元天台遇一異僧授此術論火候

青牛道士歌一卷

晁氏曰題曰青牛道士未詳

八段錦一卷

晁氏曰不題撰人吐故納新之訣也

高象先歌一卷

晁氏曰高先撰象先其字也未詳何代人論參同契

真一子還丹金鑰一卷 太清大或經一卷

九天玄路秘論一卷 靈源銘一卷

太清爐鼎斤兩訣一卷

晁氏曰五書不著撰人論龍虎鉛汞火候之術

神仙可學論一篇

晁氏曰唐吳筠撰嵇康謂神仙不可以學致筠意不以為然故演修習之方以勉學仙之士云

坐忘論一卷



晁氏曰唐司馬承植子微撰凡七篇其後有文元公跋謂子微之所謂坐忘即釋氏之言宴坐也

陳氏曰言坐忘安心之法凡七條并樞翼一卷以為修道階次其論與釋氏相出入

天隱子一卷

晁氏曰唐司馬子微為之序天隱子不知何許人著書八篇修鍊形氣養和心靈歸根契於陰陽遺照齊乎莊叟始非人間所能力學者也王古以天隱子即子微也一本有三宮法附于後

陳氏曰司馬子微序言長生久視無出此書今觀其言殆與坐忘論相表裏豈天隱云者托之別號歟

幽傳福善論一卷

陳氏曰唐孫思邈撰

玄綱論一卷

陳氏曰唐中岳道士吳筠撰

日月玄樞論一卷

晁氏曰唐劉知古撰明皇朝為綿州昌明令時詔求通舟藥之士知古謂神仙大藥無出參同契因著論上于朝

胎息秘訣一卷

晁氏曰唐僧遵化撰論達磨胎息總十八篇歌二十三首凡一千四百四十言天祐丁丑書成

太白還丹篇一卷

陳氏曰稱清虛子太白山人唐貞元時

金丹訣一卷

晁氏曰皇朝張瑾撰治平中授丹訣於榮中立後因敘其事以教後學



玉芝書三卷

晁氏曰皇朝陳舉撰舉字子堙蘇州人

養生真訣一卷

陳氏曰虞部員外郎耿肱撰大中祥符時人

授道志一卷

晁氏曰皇朝楊谷真宗朝嘗遇神仙成都藥市自授其道本

李氏書目亦載云谷自號純粹子

通玄秘要悟真篇一卷

晁氏曰皇朝張用成撰用成字平叔天台人熙寧中隋陸師

闕入蜀授道於隱者因成律詩八十一首

陳氏曰天台張伯端平叔撰一名用成熙寧遇異人於成都

所著五七言詩及西江月百篇末卷為禪宗歌頌以謂學道

之人不通性理獨修金丹則性命之道本全有葉士表袁公

輔者各為注凡五卷

養生丹訣一卷

晁氏曰皇朝皇甫士安岷山道士也

歸正議九卷

晁氏曰皇朝林靈素撰佛書中非道家者

太一真君固命歌一卷

中興藝文志題真人勒於羅浮山朱明洞陰谷壁古篆文字

東晉葛洪譯鮑靚行於世言房中術

靈樞道言發微二卷

陳氏曰朝議大夫致仕傅燮撰進專言火候

金液還丹圖論一卷

陳氏曰不著名氏自稱元真蓋宣和道流也

還丹復命篇一卷

經籍子

文獻通考卷三百十五

六

權



陳氏曰毗陵僧道光撰亦擬悟真詩篇靖康丙午序  
道樞二十卷

陳氏曰曾慥端伯撰慥自號至游子采諸家金丹大藥修鍊  
般運之術爲百二十二篇初無所發明獨出採御之法以爲  
殘生害道云

肘後三成篇一卷

陳氏曰稱純陽子謂呂洞賓也其言小成七中成六大成五  
皆導引吐納修煉之事又有金丹訣一卷卽此書而微不同

太清養生上下篇二卷

陳氏曰稱赤松子審先生

上清金碧篇一卷

陳氏曰稱煙蘿子

金虎鉛汞篇一卷

陳氏曰稱元君

鉛汞五行篇一卷

陳氏曰稱探玄子

華陽真人秘訣一卷

呂真人血脈論一卷

陳氏曰前書稱施肩吾後書稱傳婁景先生

老子四象論一卷

道士柳冲用巨勝歌一卷

百章集一卷

陳氏曰百章集稱魏伯陽

逍遙子通玄書三卷

許先生十二時歌一卷

金鏡九真玉書一卷

陳氏曰並不知姓名

黃帝丹訣玉函秘文一卷

陳氏曰文林郎蒲庚進

家法

文林郎蒲庚進

七

周



呂公窰頭坯歌一卷

陳氏曰以陶器為喻也

龍虎金液還丹通玄論一卷

陳氏曰稱羅浮山蘇真人撰

金碧上經古文龍虎傳

陳氏曰長白山人元陽子注皆莫知何人已上十八種共為

一集其中有龍牙頰及天隱子各見釋氏道家類

群仙珠玉集一卷

陳氏曰其序曰西華真人以金丹刀圭之訣傳張平叔作悟真篇以傳石得之薛道光陳泥丸至白玉蟾玉蟾者葛其姓福之閩清人嘗得罪亡命蓋姦妄流也余宰南城有寓公稱其人云近嘗過此識之否余言不識也此輩何可使及吾門李士寧張懷素之徒皆殷監也是以君子惡異端

列仙傳二卷

陳氏曰漢劉向撰凡七十二人每傳有贊似非向撰西漢人文章不爾也館閣書目三卷六十二人崇文總目作二卷七十二人與此合

神仙傳十卷

晁氏曰晉葛洪弟子滕升常問洪曰古人之仙者豈有其人乎洪答以秦阮倉所記有數百人劉向所纂又七十一人今後錄集古之仙者以傳真識之士云

續仙傳三卷

陳氏曰唐溧水令沈汾撰或作玠

仙苑編珠二卷

晁氏曰唐王松年撰取阮倉劉向葛洪所傳神仙又取經記中梁以後神仙百二十八人比事屬辭効蒙求體為是書

經音

六代真經音

八

張



道敎靈驗記二十卷

陳氏曰蜀道士杜光庭撰

王氏神仙傳四卷

晁氏曰蜀杜光庭纂光庭集王氏男真女仙五十五人以譜王建又有王虛中續纂三十人附其後

陳氏曰當王氏有國時為此書以媚之謂光庭有道吾不信也

西山群仙會真記五卷

陳氏曰九江施肩吾希聖撰唐有施肩吾能詩元和中進士也而曾慥集仙傳稱呂巖之後有施肩吾撰會真記蓋別是一人也

晁氏曰言煉養形氣補毓精神成內丹之法凡二十五篇

鍾呂傳道記三卷

陳氏曰施肩吾撰叙鍾離權雲房呂巖洞賓傳授論議

降聖記五十卷

晁氏曰皇朝丁謂撰大中祥符五年十月十七日聖祖降七年謂請編次事迹詔李維宋綬晏殊同編天禧元年上之先天記三十六卷

晁氏曰皇朝王欽若集聖祖趙諱即軒轅皇帝也故欽若奉詔編次傳記黃帝事迹上之賜名先天記御製序冠其首

集仙傳十二卷

陳氏曰曾慥撰自岑道願而下一百六十二人

雲笈七籤一百二十卷

晁氏曰皇朝張君房等纂君房祥符中謫官寧海時聖祖降朝廷盡以秘閣道書付杭州俾戚綸陳堯臣校正綸等同王欽若薦君房專其事君房銓次得四千五百六十五卷於是



掇其蘊奧摠萬餘條成是書仁宗時上之

陳氏曰凡經法符籙修養服食以及傳記無不畢錄頃於甫中傳錄纔二冊蓋節本也後於平江天慶觀道藏得其全錄之

道藏書目一卷

晁氏曰皇朝鄧自和撰大洞真部八十一秩靈寶洞玄部九十秩太上洞部三十秩太真部九十六秩太平部一十六秩正一部三十九秩凡六部三百一十一秩

右神仙家

晁氏曰序九流者以謂皆出於先王之官咸有所長及失其傳故各有弊非道本然特學者之過也是以錄之又有醫卜技藝亦先王之所不廢故附於九流之末夫儒墨名法先王之教醫卜技藝先王之政其相附近也固宜昔劉歆既錄神

仙之書而王儉又錄釋氏今亦其循之者何哉自漢以後九流浸微隋唐之間又尚辭章不復問義理之實雖以儒自名者亦不知何等為儒術矣况其次者哉百家壅底正塗之弊雖息而神仙服食之說盛釋氏因果之教興雜然與儒者抗衡而意常先之君子雖有取焉而學之者不為其所誤者鮮矣則為患又甚於漢蓋彼八家皆有補於時而此二教皆無意於世也八家本出於聖人有補於時特學者失之而莊老猶足以亡晉申商猶足以滅秦况二教無意於世不自附於聖人若學而又失之則其禍將如何故存之以為世戒云東坡蘇氏上清儲祥宮碑曰臣謹按道家者流本出於黃帝老子其道以清靜無為為宗以虛無應物為用以慈儉不爭為行合於周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靜壽之說如是而已自秦漢以來始用方士言乃有飛昇變化之術黃庭大洞之法



太上天真木公金母之號延康赤明龍漢開皇之紀天皇太  
一紫微北極之祀下至於丹藥奇技符籙小數皆歸於道家  
學者不能必其有無然臣切論之黃帝老子道之本也方士  
之言末也

后山陳氏曰白鶴觀記曰漢兩劉校中書為七畧其叙方技  
則有神仙諸子則有道家而老莊並焉天地神祇三靈百神  
又皆出於禮官而今之為道者合而有之益以符呪法籙部  
使鬼物皆老氏所不道也

致堂胡氏曰三教之名自其徒失本真而云然其繆悠之甚  
者道家是也儒以名學仁義道德之人自周有之然非一定  
之美稱也故孔子曰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學仁義道德不  
失其正君子儒也其極則莊周所謂魯國一人者也學仁義  
道德而失其正小人儒也其極則莊周所謂詩禮發冢者

也佛者浮屠所謂覺也為其道而覺號之曰佛則瞿曇之徒  
是也若夫道則以天下共由而得名猶道路然何適而非道  
哉得道而盡惟堯舜文王孔子而已黃帝之言無傳矣老聃  
八十一篇槩之孔業固難以大成歸之自其所見而立言不  
可與天下共由也獨善其身不可與天下共由而名之曰道  
此漢以來淺儒之論以啓後人枝流分裂之弊豈可用也至  
其後不復宗八十一篇之旨而從方士言乃有飛仙變化之  
術丹藥符籙之技禱祈醮祭之法沉淪鬼獄之論雜然並興  
皆歸於道家者流世人從事於此者皆曰奉道奉道意以道  
為混淪玄妙有主有知能與人興禍作福之一物也豈不遠  
哉佛氏固邪說然所論虛實並行若其三身雖曰寓意而實  
有是三人焉道家惟老聃者周柱下史也其元始太上則無  
是人也無是人則何所象類無乃邪誕之甚歟至其經論科



儀等事又依倣佛氏而不及者自杜光庭爲之黃冠師資秦  
養口體逃避稅役士大夫習而不察和其所倡不亦惑哉故  
因武宗道門先生之命而遂言之彼趙歸真者寧有它長必  
以殘生左道熒惑人主故敬武皆餌丹躁渴以殞天年如太  
宗之婆娑寐憲宗之柳泌盡此類也苟以吹噓呼吸已疾引  
年則司馬承禎軒轅習之徒安肯舍萬乘所問而去之哉武  
宗曰宮中無事與之談道滌煩此以清虛之趣蓋其非僻之  
爲也人主惟寡欲則邪說無自而入矣

按道家之術雜而多端先儒之論備矣蓋清淨一說也  
煉養一說也服食又一說也符籙又一說也經典科教  
又一說也黃帝老子列禦寇莊周之書所言者清淨無  
爲而已而略及煉養之事服食以下所不道也至赤松  
子魏伯陽之徒則言煉養而不言清靜盧生李少君樂

大之徒則言服食而不言煉養張道陵寇謙之之徒則  
言符籙而俱不言煉養服食至杜光庭而下以及近世  
黃冠師之徒則專言經典科教所謂符籙者特其教中  
一事於是不惟清淨無爲之說略不能知其旨趣雖所  
謂煉養服食之書亦未嘗過而問焉矣然俱欲冒以老  
氏爲之宗主而行其教蓋嘗卽是數說者而詳其是非  
如清淨無爲之言曹相國李文靖師其意而不擾則足  
以致治何晏王衍樂其誕而自肆則足以致亂蓋得失  
相半者也煉養之說歐陽文忠公嘗刪正黃庭朱文公  
嘗稱參同契二公大儒攘斥異端不遺餘力獨不以其  
說爲非山林獨善之士以此養生全年固未嘗得罪於  
名教也至於經典科教之說盡鄙淺之言庸黃冠以此  
逐食常欲與釋子抗衡而其說較釋氏不能三之一爲



世患蠹未為甚鉅也獨服食符籙二家其說本邪僻謬  
悠而惑之者罹禍不淺樂大李少君于吉張津之徒以  
此殺其身柳泌趙歸真之徒以此禍人而卒自嬰其戮  
張角孫恩呂用之之徒遂以此敗人天下國家然則柱  
史五千言曷嘗有是乎蓋愈遠而愈失其真矣

朱文公嘗言佛家偷得老子好處後來道家只偷得佛  
家不好處譬如道家有箇寶藏被佛家偷去後來道家  
却只取得佛家瓦礫殊可笑愚嘗因是說而推究之仁  
義禮法者聖賢之說也老氏以為不足為而主於清靜  
清靜無為者老氏之說也佛氏以為不足為而主於寂  
滅蓋清靜者求以超出乎仁義禮法而寂滅者又求以  
超出乎清靜無為者也然曰寂滅而已則不足以垂世  
立教於是緣業之說因果之說以根六塵四大十二緣

生之說層見疊出宏遠微妙然推其所自實本老子言  
虛玄妙之旨增而高之鑿而深之遂自成一家之言而  
後來之道經反從而依倣之然較其詞采則鄙劣彌甚  
者蓋瞿曇設教最久囑付其徒亦甚至又能鼓舞天下  
之文人才士以羽翼之推原其旨意之所從來而潤色  
其辭語之所未備故其為書博大奇偉不可以淺窺若  
老子則其初固未嘗欲以道德五千言設教也羽人方  
士借其名以自重而實不能知其說於是就佛經脚跟  
下竊其緒餘作諸經懺而復無羽翼潤色之者故無足  
觀蓋佛襲老之精微泝而上之其說愈精微道襲佛之  
粗淺泐而下之其說愈粗淺矣然此論其蘊奧也今之  
黃冠釋子俱未嘗究竟至此而特以其科教之所謂濟  
生度死希求福利者行於世而舉世宗之莫敢有異說



愚嘗論之二教所謂濟拔幽途者俱妄也不足復議至於祈求以希福之說雖達生知命者所不為然以理觀之則道教為優何也蓋人受生於天地稟氣於陰陽五行日月星辰實照臨之山川神祇實擁護之則夫疾痛而呼籲厄難而叩祈首過雪愆祈恩請福而天地明神鑒其懇誠為之悔禍降祥則亦理之所有雖曰道經中所謂天神地祇皆領之國家之祠官為臣庶者不當僭有所祈然子路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孟子曰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事上帝則亦為臣庶而言且古今異宜禮亦因時而以義起古者士惟一廟今士庶莫不祀其高曾古者支子不祭今無有不祀其先者古者有喪不祭今亦不然先儒講論及此固未嘗病其僭瀆而必欲復古之禮制也則夫臣庶士民之家苟有災厄而為之

祈籲天地醮祭星辰黃冠師者齋明盛服露香叩首達其誠悃乃古者祝史巫覡薦信鬼神之遺意蓋理之所由而亦人情之所不能免也至以三清為三炁五方為五炁九天為九炁雖不能必其有無然其說亦通特不當指太清為老子蓋務尊其師而反流於僭妄耳釋流見道家科教之有是說也乃從而効之以其所謂諸佛菩薩者美其名曰無量壽曰消災熾盛曰救苦救難而以為所求必得所禱必應且佛氏所謂悲閔眾生而為之導師者不過欲其脫離三業而躋之十地除去無明而納之真如懺悔於既往覺悟於方來以共成佛道耳禍福之司非其任也彼方以空寂為賢則豈復預災祥吉凶之事以色相為妄則豈復歆供養香乳之奉乃盛作莊嚴僕僕亟拜以希福利不亦踈乎然則二氏固互



相倣倣者也理致之見於經典者釋氏為優道家強欲效之則祇貶敷淺無味祈禱之具於科教者道家為優釋氏強欲效之則祇見其荒誕不切矣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二十五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二十六

宋鄱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明蘄陽 馮天馭 應房 校刊

經籍考 子釋氏

隋經籍志曰佛經者天竺之迦維衛國淨飯王太子釋迦牟尼所說釋迦當周莊王之九年四月八日自母右臂而生資貌奇異有三十二相八十二好舍太子位出家學道勤行精進覺悟一切種智而謂之佛亦曰佛陀亦曰浮屠皆胡言也華言譯之為淨覺其所說云人身雖有生死之異至於精神則常不滅此身之前則經無量身矣積而脩習則成佛道天地之外四維上下更有天地亦無終極然皆有成有敗一成一敗謂之一劫自此天地已前則有無量劫矣每劫必有諸佛得道出世教化其數不同今此劫中當有千佛自初至于



釋迦已七佛矣其次當有彌勒出世必經三會演說法藏開  
度衆生由是道者有四等之果一曰須陀洹二曰斯陀舍三  
曰阿那舍四曰阿羅漢至羅漢者則出入生死去來隱顯而  
不爲累阿羅漢已上至菩薩者深見佛性以至成道每佛滅  
度遺法相傳有正象末三等醇醜之異年歲遠近亦各不同  
末法已後衆生愚鈍無復佛教而業行轉惡年壽漸短經數  
百千載間乃至朝生夕死然後有大火大水大風之災一切  
除去之而更立生人又謂淳朴謂之小劫每一小劫則一物  
出世初天竺中多諸外道並事水火毒龍而善諸變幻釋迦  
之苦行也是諸邪道並來翺憊以亂其心而不能得及佛道  
成盡皆摧伏並爲弟子弟子男曰桑門譯言息心而總曰僧  
譯言行乞女曰比丘尼皆剃落鬚髮釋累辭家相與和居治  
心修淨行乞以自資而防心攝行僧至二百五十戒尼五百

戒俗人信馮佛法者男曰優婆塞女曰優婆夷皆去殺盜淫  
妄言飲酒是爲五戒釋迦在世教化四十九年乃至天龍人  
鬼並來聽法弟子得道以百千萬億數然後於拘尸那城婆  
羅雙樹間以二月十五日入般涅槃涅槃亦曰泥洹譯言滅  
度亦言常樂我淨初釋迦說法以人之性識根業各差故有  
大乘小乘之說至是謝世弟子大迦葉與阿難等五百人追  
共撰述綴以文字集載爲十二部後數百年有羅漢菩薩相  
繼著論贊明其義然佛所說我滅度後正法五百年像法一  
千年末法三千年其義如此推尋典籍自漢已上中國未傳  
或云久已流布遭秦之世所以堙滅其後張騫使西域蓋聞  
有浮屠之教哀帝時博士弟子秦景使伊存口授浮屠經中  
土聞之未之信也後漢明帝夜夢金神飛行殿庭以問於朝  
而傳毅以佛對帝遣郎中蔡愔及秦景使天竺求之得佛經



四十二章及釋迦立像并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還惜之來也以白馬負經因立白馬寺於洛城雍門西以處之其經緘於蘭臺石室而又畫像於清源臺及顯節陵上章帝時楚王英以崇敬佛法聞西域沙門齋佛經而至者甚衆永平中法蘭又譯十住經其餘傳譯多未能通至桓帝時有安息國沙門安靜齋經至洛翻譯最爲通解靈帝時有月支沙門支讖天竺沙門竺佛朔等並翻佛經而支讖所譯泥洹經二卷學者以爲大得本旨漢太守竺融亦崇佛法三國時有西域沙門康僧會齋佛經至吳譯之吳主孫權甚大敬信魏黃初中國人始依佛戒剃髮爲僧先是西域沙門來此譯小品經首尾乖舛未能通解甘露中有朱仕行者行西域至于闐國得經九十章晉元康中至鄴譯之題曰放光般若經太始中有月支沙門竺法護西遊諸國大得佛經至洛翻譯部數甚

多佛教東流自此而盛石勒時常山沙門衛道安性聰敏誦經日至萬餘言以胡僧所譯維摩法華未盡深旨精思十年心了神悟乃正其乖舛宣揚解釋時中國紛擾四方隔絕道安乃率門徒南遊新野欲令玄宗所在流布分遣弟子各趨諸方法往詣揚州法和入蜀道安與惠遠之襄陽後至長安符堅甚敬之道安素聞天竺沙門鳩摩羅什思通法門勸堅致之什亦聞安令問遙拜致敬姚萇弘始二年羅什至長安時道安卒後已二十載矣什深慨恨什之來也大譯經論道安所正與什所譯辭義如一初無乖舛初晉元熙中新豐沙門智猛策杖西行到華氏城得泥洹經及僧祇律東至高昌譯泥洹爲二十卷後有天竺沙門曇摩羅識復齋胡本來至河西沮渠蒙遜遣使至高昌取猛本欲相參驗未還而蒙遜破滅姚萇弘始十年猛本始至長安譯爲二十卷曇摩羅識



又譯金光明等經時胡僧至長安者數十輩惟鳩摩羅什才德最優其所譯則維摩法華成實論等諸經及曇無讖所譯金光明曇摩讖所譯泥洹等經並爲大乘之學而什又譯十誦律天竺沙門佛陀耶舍譯長阿含經及四分律毘法勒沙門曇摩難提譯增一阿含經曇摩耶舍譯阿毗曇論並爲小乘之學其餘經論不可勝紀自是佛法流通極於四海矣東晉隆安中又有剎賓沙門僧迦提婆譯增一阿含經及中阿含經義熙中沙門支法領從于闐國得華嚴經三萬六千偈至金陵宣譯又有沙門法顯自長安遊天竺經三十餘國隨有經律之處學其書語譯而寫之還至金陵與天竺禪師跋羅參共辨定謂僧祇律學者傳之齊梁及陳並有外國沙門然所宣譯無大名部可謂法門者梁武帝大崇佛法於華林園中總集釋氏經典凡五千四百卷沙門寶唱撰經目錄又

後魏時太武帝西征長安以沙門多違法律群聚穢亂乃詔有司盡坑殺之焚破佛像長安僧徒一時殲滅自餘征鎮豫聞詔書亡匿得免者十一二文成之世又更修復熙平中遣沙門慧生使西域采諸經律得一百七十部永平中又有天竺沙門菩提留支大譯佛經與羅什相埒其地持十地論並爲大乘學者所重後齊遷鄴佛法不改至周武帝時蜀郡沙門衛元嵩上書稱僧徒猥濫武帝出詔一切廢毀開皇元年高祖普照天下任聽出家仍令計口出錢營造經像而京師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諸大都邑之處並官寫一切經置于寺內又別寫藏于秘閣天下之人從風而靡競相景慕民間佛經多於六經十百倍大業時又令沙門智果於東都內道場撰諸經目分別條貫以佛所說經爲三部一曰大乘二曰小乘三曰雜經其餘自後人假託爲之者別爲一部謂之疑經



又有菩薩及諸深解與義贊明佛理者名之為論及戒律並有大小及中三部之別又所學者錄其當時行事名之為記凡十一種今舉其大數列於此篇

隋志一千九百五十部六千一百九十八卷

唐志二十五家四十部三百九十五卷

失姓名一家玄苑以下不著錄七十四家九百四十一卷

宋三朝藝文志曰唐開元釋藏目凡五千四十八卷正元藏目又二百七十五卷而禪觀之書不預焉迄于皇朝復興翻譯太平興國後至道二年二百三十九卷又至大中祥符四年成一百七十五卷潤文官趙安仁等編纂新目為大中祥符法寶咸平初雲勝奉詔編藏經隨函索隱六百六十卷又令詔訪唐正元以後未附藏諸經益之並令摹刻劉安仁又分大宗妙覺秘詮為名真宗法音集論頌贊詩為三卷以法音旨要為名摹印頒行訖于天禧末又譯成七十卷凡大乘經三百

三十四卷大乘律一卷大乘論二十九卷小乘經八十一卷小乘律五卷西方聖賢集二十九卷今取傳記禪律纂之書參儒典者具之

宋三朝志五十八部六百一十六卷

宋兩朝志一百一十三部

宋四朝志十部

宋中興志一百一十部七百七十五卷

四十二章經一卷

晁氏曰天竺釋迦牟尼佛所說也釋迦者華言能仁以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四月八日生十九學道三十學成處世演道者四十九年而終蓋年七十九也沒後弟子大迦葉與阿難纂掇其平生之言成書自漢以上中國未傳或云雖傳而泯絕於秦火張騫使西域已聞有浮屠之教及明帝感傳毅之對遣蔡愔秦景使天竺求之得此經以歸



中國之有佛書自此始故其文不類他經云佛書自愔景  
以來至梁武帝華林之集入中國者五千四百卷曰經曰  
論曰律謂之三藏傳于世盛矣其徒又或摘出別行爲之  
註釋疏抄至不可選紀而通謂之律學厥後達磨西來以  
三藏皆筌蹄不得佛意故直指人心俾之見性衆尊之爲  
祖學之者布於天下雖曰不假文字而弟子錄其善言往  
往成書由是禪學興焉觀今世佛書三藏之外凡講說之  
類律學也凡問答之類禪學也藏經猥衆且所至有之不  
錄今取其餘者列于篇此經雖在藏中然其見於經籍志  
故特取焉

陳氏曰後漢竺法蘭譯佛書到中國此其首也所謂經來  
白馬寺者其後千經萬論一大藏教乘要不出於此  
水心葉氏曰按四十二章經質略淺俗是時天空未測漢

事採摘大意頗用華言以復命非浮屠氏本書也夫西戎  
僻阻無有禮義忠信之教彼浮屠者直以人身喜怒哀樂  
之間披折解剝別其真妄究其終始爲聖狂賢不肖之分  
蓋世外竒偉廣博之論也與中國之學皎然殊異豈可同  
哉世之儒者不知其淺深猥欲強爲攘斥然反以中國之  
學佐佑異端而曰吾能自信不惑者其於道鮮矣

朱子語錄曰釋氏書其初只有四十二章經所言甚鄙俚  
後來日添月益皆是中華文士相助撰集如晉宋間自立  
講師孰爲釋迦孰爲阿難孰爲迦葉各自問難筆之於書  
轉相欺誑大抵皆是剽竊老列意思變換以文其說四十  
二章經之說却自平實如言彈琴弦急則絕慢則不響不  
急不慢乃是大抵是偷老莊之意後來達磨出來一盡掃  
盡至楞嚴經做得極好



金剛般若經一卷

晁氏曰後秦僧鳩摩羅什譯唐僧宗密僧知恩皇朝恩元仁賈昌朝王安石五家注子弟公翹日誦三過予靳之曰汝亦頗知其義乎對曰知之其義明萬物皆空故古人謂以空為宗也予曰金剛者堅固不壞之義也萬物之空何以謂之金剛復曰六如偈其言明甚獨奈何因語之曰汝之過正在以有為法同無為法以真空同頑空耳張湛曰身與萬物同有其有不有心與太虛同無其無不無庶幾知此哉

六祖解金剛經一卷

晁氏曰唐僧惠能注金剛經凡六譯其文大槩既同時小異耳而世多行姚秦鳩摩羅什本

六譯金剛經一卷

陳氏曰此經前後六譯各有異同有弘農楊顓者集為此本大和中中貴人楊承和集右軍書刻之興唐寺

石本金剛經一卷

陳氏曰南唐保大五年壽春所刻乾道中劉岑崇高再刻於建昌軍不分三十二分相傳以為最善

禪宗金剛經解一卷

晁氏曰皇朝安衡採摭禪宗自達磨而下發明是經者參釋之序稱其有言涉修證者北宗法門也舉心即佛者江西法門也無法無佛本來如是者曹溪法門也

六祖序如來所說金剛般若波羅蜜與法為名其意謂何以金剛世界之寶其性猛利能壞諸物金雖至剛羚羊角能壞金剛喻佛性羚羊角喻煩惱金雖堅剛羚羊角能碎佛性雖堅煩惱能亂煩惱雖堅般若智能破羚羊角雖堅



賓鐵能壞悟此理者了然見性涅槃經云見佛性者不名  
衆生如來所說金剛喻者祇爲世人性無堅固定慧卽亡  
口誦心行定慧均等是名究竟金在山中不知是寶亦不  
知是山何以故爲無性故人則有性取其寶用得遇金師  
鑿鑿山破取鑛烹煉遂成精金隨意使用得免貧苦四大  
身中佛性亦爾身喻世界人我喻山煩惱爲鑛佛性喻金  
智慧喻工匠精進勇猛喻鑿鑿身世界中有人我山人我  
山中有煩惱鑛煩惱鑛中有佛性寶佛性寶中有智慧工  
匠用智慧工匠鑿破人我山見煩惱鑛以覺悟火烹煉見  
自金剛佛性了然明淨是故以金剛爲喻因以爲名也  
又曰大藏般若經合六百卷中第四百七十七卷謂談般  
是十六會中第九會六百卷中第五百七十七卷謂談般  
若有八部謂大品小品放光光讚道行勝天王文殊問金

剛屬第八部中自佛滅度後九百年間西竺天親菩薩師  
事無著天親欲釋金剛經乃問無著無著遂入日光定上  
兜率問慈氏以慈氏以八行偈授無著天親依此造論三  
卷躡須菩提三種問答斷二十七疑釋此金剛一卷經文  
穎濱蘇氏曰金剛經所謂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  
別者謂以無而爲法耳非別有無爲之法也然自六祖以  
來皆讀作無爲之法蓋僧家拙於文義耳餘見楞嚴條下  
按經文言以無爲法而有差別又言一切有爲法語意  
相對故誤讀作無爲然有卽有爲無則不必言爲矣有  
爲法而視同夢幻泡影露電則終歸於無而已無與無  
爲是兩義無爲者清靜之謂也老氏之說無者空寂之  
謂也佛氏之說

了翁陳氏曰佛法之要不在文字而亦不離於文字文字



不必多讀只金剛經一卷足矣世之賢士大夫無營於世而致力於此經者昔嘗陋之今知其亦不癡也此經要處只九箇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梵語九字華言一字一覺字耳中庸誠字卽此字也此經於一切有名有相有覺有見皆掃爲虛妄佛非佛法非法衆生我相非我相之類其所建立者獨此九字惟阿耨菩提則不曰非阿耨菩提其字九其物一是一以貫之之一非一二三四之一也是不誠無物之物非萬物散殊之物也年過五十宜卽留意勿復因循此與日用事百不相妨獨在心不忘耳但日讀一遍讀之千遍其旨自明蚤知則蚤得力

朱子曰金剛經大意只在須菩提問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兩句上故說不應住法生心不應住色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此是答云何住又說若胎生卵生濕生化生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此是答云何降伏其心彼所謂降伏者非謂欲遏伏此心謂盡降收世間衆生之心入他無餘涅槃中滅度都教爾無心了方是只是一箇無字自此以後只管纏去只是這兩句如這卓子則云若此卓子是名卓子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離一切相卽名佛皆是此意要之只是說箇無

圓覺了義經十卷

陳氏曰唐蜀賓佛陀多羅譯

圓覺經疏三卷

晁氏曰唐長壽二年天竺僧覺救譯宗密疏解圓覺之旨佛爲十二大士說如來本起因地修之以三觀楞嚴之旨阿難因遇魔障嬈問學菩提最初方便終之以二義蓋圓覺自誠而明楞嚴自明而誠雖若不同而二義三觀不出定



慧其歸豈有二哉

萬行首楞嚴經十卷

陳氏曰唐天竺般刺密諦烏長國彌迦譯語宰相房融筆授所謂譯經閏文者也

楞嚴經疏二十卷

晁氏曰唐神龍二年中天竺國僧彼岸於廣州譯房融筆授皇朝僧于璿撰

楞嚴標指十卷

晁氏曰皇朝僧曉月撰其弟子應乾錄范响為之序圓覺經云修多羅教如標指月其名書之意蓋取此

會解楞嚴經十卷

晁氏曰唐僧彌伽釋迦譯語房融筆授皇朝并度集古今十二家解去取之成書子嘗為之序

穎濱蘇氏曰楞嚴經如來諸大弟子多從六根入至返流全一六用不行混入性海雖凡夫可以直造佛地矣

又曰予讀楞嚴知六根源出於一外緣六塵流而為六隨物淪逝不能自返如來憐愍眾生為設方便使知出門即是歸路故於此經指涅槃門初無隱蔽若眾生能洗心行法使塵不相緣根無所偶返流全一六用不行晝夜中中流入與如來法流水接則自其內身便可成佛如來猶恐眾生於六根中未知所從乃使二十五弟子各說所證而觀世音以聞思修為圓通第一其言曰初於聞中入流無所所入既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如是漸增聞所聞盡盡聞不住覺所覺空空覺極圓空所空滅生滅既滅寂滅見前若能如是圓拔一根則諸根皆脫於一彈指頃遍歷三千卽與諸佛無異矣既又讀金剛經說四果人須陀洹名



爲入流而無所入不入色聲臭味觸法是名須陀洹乃廢  
經而嘆曰須陀洹所證則觀世音所謂初於聞中入流無  
所者耶入流非有法也唯不入六塵安然常住斯入流矣  
至於斯陀舍名一往來而實無往來阿那含名爲不來而  
實無來蓋往則入塵來則返本斯陀舍雖能來矣而未能  
無往阿那含非徒不往而亦無來至阿羅漢則往來意盡  
無法可得然則斯謂四果者其實一法也但歷三空有淺  
深之異耳予觀二經之言本若符契而世或不喻故明言  
之

朱子語錄楞嚴經只是強立一箇意義只管疊將去數節  
之後全無意味楞嚴前後只是說呪中間皆是增入蓋中  
國好佛者覺其陋而加之耳又譯經而不譯呪想其徒見  
呪本淺近故特地不譯因說程子耳無聞目無見之語答  
曰決無此理遂舉釋教中有塵既不緣根無所者及流  
一六用不行之說蘇子由以爲此理至深至妙蓋他意謂  
六根既不與六塵相緣則收拾六根之用反復歸於本體  
而使之不行顧烏有此理廣因舉程子之說譬如靜坐時  
忽有人喚自家只得應他不成不應曰彼說出楞嚴經此  
經唐房融訓釋故說得如此巧佛書中唯此經最巧然佛  
當初也不如是說如四十二章經最先傳來中國底文字  
然其說却平實

楞伽經四卷

晁氏曰宋天竺僧求那跋陀羅譯楞伽山名也佛爲大慧  
演道爲此山元魏僧達磨以付僧慧可曰吾觀中國所有  
經教唯楞伽可以印心謂此書也釋延壽謂此經以佛語  
心爲宗而李通玄則以爲五法三自性八識二無我爲宗



按經說第八業種之識名爲如來藏言其性不二明僞卽出世也延壽所云者指其理通玄所云者指其事非不同也

陳氏曰有宋魏唐三譯宋譯四卷唐譯七卷正平張戒集註蓋以三譯參校同舊注本莫知誰氏頗有倫理亦多可取句讀遂明白其八卷者分上下也

東坡蘇氏書後曰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先佛所說微妙第一真實了義故謂之佛語心品祖師達磨以付二祖曰吾觀震旦所有經教惟楞伽四卷可以印心祖祖相授以爲心法如醫之有難經句句皆理字字皆法後世達者神而明之如盤走珠如珠走槃無不可者若出新意而棄舊學以爲無用非愚無知則任而已近歲學者各宗其師務從簡便得一句一偈自謂了證至使婦人女子抵掌嬉笑爭

談禪悅高者爲名下者爲利餘波末流無所不至而佛法微矣譬如俚俗醫師不由經論直授方藥以之療病非不或中至於遇病輒應懸斷死生則與知經學古者不可同日語矣世徒見其有一至之功或捷於古人因爲難經不學而可豈不誤哉楞伽義趣幽眇文字簡古或不能句而况遺文以得義志義以了心者乎此其所以寂寥於世幾廢而僅存也

### 六祖解心經一卷

晁氏曰唐僧慧能解慧能其徒尊之以爲六祖

### 忠國師解心經一卷

晁氏曰唐僧慧忠肅宗師事之此其所著書也

### 心經會解一卷

晁氏曰唐陳留僧玄奘譯併注般若者華言智慧波羅蜜



多者華言到彼岸謂智可以濟物入聖域也長安中僧法藏為之疏元豐中僧法泉亦注之

司馬溫公書心經後曰余嘗聞學佛者言佛書入中國經律論三藏合五千四十八卷般若經獨居六百卷學者撮其要為心經一卷為之注者鄭預最簡而明余讀鄭注乃知佛書之要盡於空一字而已或問楊子人有齊生死同貧富等貴賤何如楊子曰作此者其有懼乎此經云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似與楊子同指然則釋老之道皆宜為憂患之用乎世稱韓文公不喜佛嘗排之余觀其與孟尚書論大顛云能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乃知文公於書無所不觀蓋嘗徧觀佛書取其精粹而排其糟粕耳不然何以知不為事物侵亂為學佛書者所先耶今之學佛者自言得佛心作佛事然皆不免侵亂於事物則其人

果何如哉

朱子語錄問心經既說空又說色如何曰他蓋欲於色見空耳大抵只要鶻突人

維摩詰所說經十卷

晁氏曰天竺維摩詰撰西域謂淨名曰維摩詰廣嚴城處士也佛聞其病使十弟子四菩薩往問訊皆以不勝任固辭最後遣文殊行因共談妙道遂成此經其大旨明真俗不二而已淨名演法要者居世出世也不以十弟子四菩薩為知法者斥其有穢淨之別也文殊大智法身之體也淨名處俗法身之用也俾體用相酬對皆真俗不二之喻也姚秦僧鳩摩羅什譯按開元釋教錄云羅什者華言童壽天竺人符堅遣呂光破西域俘之以歸姚興迎長安譯經于逍遙園凡四十部此其一也本三卷十四品其後什



之徒僧肇道生道融等爲之注釐爲一卷予得之董大虛家蓋襄陽本也唐李繁頗言此注後人依託者

遺教經一卷

陳氏曰佛涅槃時所說唐碑本

山谷黃氏曰遺教經譯於姚秦弘始四年在王右軍沒後數年弘始中雖有譯本不至江南至陳氏時有譯師出遺教經論於是並行今長安雷氏家遺教經石上行書貞觀中行遺教經勅令擇善書經生書本頒焉勅與經字是一手但真行異耳余平生疑遺教非右軍書比來攷尋遂決定知非右軍書矣

西山真氏跋曰遺教經蓋瞿曇氏最後教諸弟子語今學佛者罕常誦而習之也蓋自禪教既分學者往往以爲不階言語文字而佛可得於是脫畧經教而求所謂禪者高則高矣至其身心顛倒有不堪檢點者則反不如誦經持律之徒循循規矩中猶不至大謬也今觀此經以端心正念爲首而深言持戒爲禪定智慧之本至謂制心之道如牧牛如馭馬不使縱逸去瞋止妄息欲寡求然後由遠離以至精進由禪定以造智慧具有漸次梯級非如今之談者以爲一起可到如來地位也宜學佛者患其迂而不若禪之捷歟以吾儒觀之聖門教人以下學爲本然後可以上達亦此理也學佛者不由持戒而欲至定慧亦猶吾儒捨離經辨志而急於大成去灑掃應對而語性與天道之妙其可得哉余謂佛氏之有此經猶儒家之有論語而金剛楞嚴圓覺等經則易中庸之比未有不先論語而可遽及易中庸者也儒釋之教其趣固不同而爲學之序則有不可易者



經籍子  
妙法蓮華經觀世音普門品

姚秦三藏鳩摩羅什譯

西山真氏跋曰余自少讀普門品雖未能深解其義然嘗以意測之曰此佛氏之寓言也昔唐李文公問藥山禪師曰如何是惡風吹船飄落鬼國師曰李翱小子問此何為文公惕然怒形於色師笑曰發此瞋恚心便是黑風吹船飄入鬼國也吁藥山可謂善啓發人矣以是推之則知利心滅然即是火坑貪愛沉溺便是苦海一念清淨烈焰成池一念警覺船到彼岸災患纏縛隨處而安我無畏怖如械自脫惡人侵凌待以橫逆我無忿嫉如獸自奔讀是經者作如是觀則知補陀大士真實為人非浪語者

阿彌陀經一卷

陳氏曰唐陳仁稜所書刻于襄陽

卷之二百二十六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二十七

宋鄱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明蘄陽 馮天馭 應房 校刊

經籍考 子釋氏

華嚴經八十一卷

陳氏曰唐于闐寶叉難陀譯

華嚴合論一百二十卷

晁氏曰按纂靈記云華嚴大經龍宮有三本佛滅度後六百年有龍樹菩薩入龍宮誦下本十萬偈四十八品流傳天竺晉有沙門支法領得下本分三萬六千偈至此土義熙十四年譯成六十卷唐證聖元年于闐沙門喜學再譯舊文兼補諸闕通舊總四萬五千頌成八十卷三十九品合論者唐李通玄所撰通玄太原人宗室子也當武后時

吳寫 宗



隱居不仕舊學佛者皆曰佛說此經時居七處九會獨通  
玄以為十處十會云

朱子語錄曰佛書中說六根六塵六識四大十二緣生之  
類皆極精巧故前輩學佛者必謂此孔子所不及今學者  
且須截斷必須窮究其說恐不能得身已出來他底四大  
即吾儒所謂魂魄十二緣生在華嚴合論第十三函卷佛  
說本言盡去世間萬事其後黠者出却言實際理地不染  
一塵萬事門中不舍一法

華嚴合論法相撮要一卷

陳氏青谷曰實際禪師以唐李長者通玄合論撮其要入  
手藁為圖

華嚴經清涼疏一百五十卷

晁氏曰唐僧澄觀撰澄觀居清涼山號清涼國師即韓愈

贈之詩者文元公有言曰明法身之體者莫辨於楞嚴明  
法身之用者莫辨於華嚴學佛者以為不刊之論

華嚴決疑論四卷

晁氏曰李通玄撰通玄既為華嚴合論又著此書皇朝張  
商英使河東得之壽陽縣東浮屠廢書中

華嚴經略一卷

晁氏曰唐僧澄觀撰澄觀既疏華嚴又撮其大意為此凡  
四十二章

法界觀一卷

晁氏曰唐僧杜順撰華嚴最後品法名曰法界觀叙善財參  
五十三位善知識經文廣博罕能通其說杜順乃著是書  
宗密注之裴休為之序

華嚴起信文一卷

經籍子  
文獻通考卷三百三十三



晁氏曰唐僧善孜撰攷潭州太平寺僧也每品一章撮其  
大指凡三十九章

華嚴經百門義海兩卷

晁氏曰唐僧法藏撰 藏長安崇福寺僧也分十章

華嚴奧旨一卷

晁氏曰唐僧法藏撰又曰妄盡還源觀凡六門

華嚴吞海集一卷

晁氏曰皇朝僧道通述華嚴經七處九會三十九品五萬  
四千偈其文浩博澄觀為之疏尤難觀覽道通約之成萬  
三千言以便初學

法界披雲集一卷

晁氏曰皇朝僧道通述杜順纂華嚴經義撰法界觀道通  
又分十玄門

法界攝要記四卷

晁氏曰皇朝僧遵式述其序云元豐初覽清涼玄鏡圭峯  
注取其合者錄之

法華言句二十卷

晁氏曰唐僧智顓撰智顓居天台山號天台教五代兵亂  
其書亡錢俶聞高麗有本厚賂因賈人求得之至今盛行  
於江浙

六祖壇經三卷

晁氏曰唐僧惠眇撰記僧盧惠能學佛本末慧能號六祖  
凡十六門周希後有序

陳氏曰僧法海集

水懺三卷

雲龍呂氏序略曰昔梁武帝為其妻郗氏墮龍類中誌公



教之製懺文十卷其言深博隲至禮誦者多獲冥報後人因之更製此懺文約而事備使誦之者不勞而獲善利亦方便之一也或曰二懺文多寡有異而獲報豈亦然乎予曰心法無邊文字有限報亦有限今以無盡心為無盡施豈以文字為量哉華嚴上部偈如微塵而流傳此方止八十卷楞伽大部十萬偈而達磨傳以為心要者纔四卷般若六百卷而心經總其要旨二百五十八字豈可以多寡量之乎若能破一微塵出大經卷則一大藏教盡自此中流出施者受者物我兼忘罪福空華兩無處所予又如何問者茫然余曰若以空無相無作而不起大悲心度眾生者是寂滅行非菩薩行若起悲心見有一眾生得度而度者是有漏行非菩薩行應以無所度而度是為真度無所施而施是為真施如是而施福不唐捐行矣仁者布施勿

疑問者懽喜踊躍而去

肇論四卷

晁氏曰姚秦僧洪肇撰師羅什規模莊周之言以著此書物不遷不真空涅槃無知般若無名四論傳燈錄云肇後為姚興所殺

觀心論一卷

晁氏曰魏菩提達磨撰

百法論一卷

晁氏曰唐僧玄奘譯西域僧天親所造所謂一切法者其略有語一心法二心所有法三色法四心不相應行法五無為法心法八種心所有所五十一種色法十一種心不相應行法二十四種無為法六種故曰百法

起信論一卷

經書

文林通考卷三百三十三

四

震



晁氏曰唐僧宗密註僧真諦譯天竺第十二祖馬鳴大士所造也雖云名相蓋明心宗指義玄微文辭明緻故盛行于世若肇論百法唯識及此者皆專門名家故藏中所收亦錄于此

辨正論八卷

晁氏曰唐釋法琳撰潁川陳良序云法琳姓陳關中人著此書窮釋老之教源極品藻之名理宣和中以其老子語焚毀其第二第四第五第八凡五卷序文亦有剪棄者

破邪論二卷

甄正論三卷

晁氏曰唐釋法琳撰已上三書皆經宣和焚毀藏中多闕然愚嘗於村寺經藏中見其全文破邪論專詆傳奕故錄之

按破邪甄正二論昭德讀書記以為宣和焚毀藏中多闕然愚嘗於村寺經藏中見其全文破邪論專詆傳奕

而併非毀孔孟所謂詖淫邪遁之辭無足觀者甄正論譏議道家如度人經璇璣停輪處以為璇璣無停之理使停輪至七日七夜則宇宙顛錯而生人之類滅矣無極曇誓天及龍變梵度天處以為曇與梵二字出自佛書佛法未入中國之前經傳中並無此二字豈有天帝名號而剽竊佛書字義乎又如河上公道德經章句序言漢文帝駕詣河上公問道而河上公一躍騰雲帝知是神人下輦稽首從受章句二卷以為漢史帝紀車駕每出必書何獨不書駕詣河上公問道之事且孝文好黃老言立渭陽五帝廟則因新垣平平一方士其說至卑陋帝尊寵之而史亦備述之河上公之事奇偉如此何獨見遺於馬班乎乃羽人道士輩自創此說大意如悉記其詞語此論頗當意必借筆於文學之士沙門輩恐不



能道也

原人論一卷

晁氏曰唐僧宗密撰斥執迷褊淺直顯真源余通本末凡四篇

輔教編五卷

晁氏曰皇朝僧契嵩撰藤州人皇祐間以世儒多詆釋氏之道因著此書廣引經籍以證三家一致輔相其教云  
玄聖蘧廬二卷

晁氏曰唐李繁撰繁學於江西僧道一敬宗時嘗與丁公著陸亘入殿中抗佛老講論唐虞愈稱其家多書一覽終身不忘大和舒元輿誣其濫殺不辜繫獄知且死著書十六篇以明禪理自謂臨死生而不懼賢於顏回在陋巷不改其樂嗚呼可謂賢矣而史載其平生行事甚醜獨何歟

宗鏡錄一百卷

晁氏曰皇朝僧延壽撰延壽姓王氏餘杭人法眼嫡孫也建隆初錢忠懿命居靈隱以釋教東流中夏學者不見大全而天台賢首慈恩性相三宗又互相矛盾乃立重閣館三宗知法僧更相詰難至詖險處以心宗旨要折衷之因集方等秘經六十部華梵聖賢之語三百家以佐三宗之義成此書學佛者傳誦焉天台者僧知顛也解法華經賢首者僧法藏也述華嚴經慈恩者僧玄奘也譯般若經釋氏要覽三卷

晁氏曰皇朝僧道成集雜錄釋典旁求書傳分門編次成二十類天禧三年書成

弘明集十四卷



晁氏曰梁釋僧祐纂僧祐居鍾山定林寺號右律師采前代勝士書記文述有益於釋教者

廣弘明集三十卷

晁氏曰唐僧釋道宣撰道宣麟德初居西明寺以中原自周魏以來重老輕佛因采輯自古文章下逮齊隋發明其道者以廣僧祐之書分歸正辨惑佛德法義僧行慈惻誠功啓福滅罪統歸等十門

林間錄四卷

晁氏曰皇朝僧德洪撰記高僧嘉言善行謝逸爲之序然多寓言如謂杜祁公張安道皆致仕居睢陽之類疎闊殊可笑

景德傳燈錄三十卷

晁氏曰皇朝道原編其書披奕世祖圖采諸方語錄由七佛以至法眼之嗣凡五十二世一千七百一人獻于朝詔楊億李維王曙同加裁定億等潤色其文是正差繆遂盛行于世爲禪學之源夫禪學自達磨入中原世傳一人凡五傳至慧能通謂之祖慧能傳行思懷讓行思之後有良价號洞下宗又有文偃號雲門宗又有文益號法眼宗懷讓之後有靈祐慧寂號溈仰宗又有義玄號臨濟宗五宗學徒徧於海內迄數百年臨濟雲門洞下日愈益盛嘗攷其世皆出唐末五代兵戈極亂之際意者亂世聰明賢豪之士無所施其能故憤世嫉邪長往不返而其名言至行譬猶聯珠疊璧雖山淵之高深終不能掩覆其光彩而必輝潤於外也故人得而著之竹帛罔有遺軼焉

玉英集十五卷

晁氏曰皇朝王隨撰先是楊億編次傳燈錄三十卷隨刪



去其繁大半上之

致堂胡氏序曰學必有疑疑必有問問必資於賢智於我者問非所疑答不酬問與夫不待問而自告之此師弟子之失也傳燈錄所載釋子以葛藤目之其失在此矣今獨取其敷揚明白者庶易以攷其是非焉若夫談鬼怪舉詩句類俳戲如誑誕者則盡削之或謂子為蔽曰曾不聞粗言細語無非第一義而於其間妄生揀擇是豈禪意乎曰以鬼怪詩句俳戲誑誕之說相唱和於穿穴空籠滉漾無實之中是為遁辭乃得法者之所訶也觀少林啓迪姬光警發梁武莫非的確要論何有如末流蘿蔓輾轉不可致詰者哉雖然此亦就其心聲而去取之非宗其道也夫意由心生而意非心由性有而初非性也今釋者之論心纔及意耳其論性纔及心耳是自名見性而未嘗見性也

未嘗見性於是以世界為幻以性命為欲以乘蕤為妄以事理為障雖清淨寂滅不著根塵而大用大機不足以開物成務特以擎拳植拂揚眉瞬目遂為究極則非天地之純全中庸之至德也

天聖廣燈錄三十卷

晁氏曰皇朝駙馬都尉李遵勗編自釋迦以降仁宗御製序

分燈集二十五卷

晁氏曰皇朝井度編蓋續三燈錄也

建中靖國續燈錄三十卷

晁氏曰僧維白編維白靖國初住法雲寺駙馬都尉張敦禮以其書上于朝徽宗為之序分正宗對機拈古頌古偈頌五門



經籍子  
文獻通考卷三百五  
八  
禪苑瑤林一百卷

晁氏曰井度編取三燈錄所載祖師言行附入諸方闡提語句且是正其差誤云

緇林古鑑二十四卷

浮屠慧遠撰雲龕李氏序略曰遠以所著緇林古鑑示予曰此書起漢永平訖唐貞觀上下數百年用高僧續高僧求法法顯等數家之書刪其繁冗以類相從爲四十九門二十四卷總二千二百七十一事傳授之本末教法之興替高勝之行業幽顯之報應莫不畢載慧遠之爲此書非務博聞而已將俾學者考古以鑑今知所畏慕誘掖其善意而策發其怠惰於教法有序焉請序而行之某曰人之學道要臻其極而剛柔緩急受才有不同今子之書以事從人以人從目覽者各以類求之而知慕向焉所得斯過

半矣

嘉泰普燈錄三十卷

陳氏曰僧正受編三錄大抵與傳燈相出入接續機緣語句前後一律先儒所謂遁辭也然本初自謂直指人心不立文字今四燈總一百二十卷數千萬言乃正不離文字耳

龐蘊語錄十卷

晁氏曰唐龐蘊襄陽人與其妻子皆學佛後人錄其言成此書

羅漢因果識見訟一卷

陳氏曰天竺闍那多迦譯首有范仲淹序言宣撫河東得於傳舍藏經所未錄者十六羅漢爲比丘摩拏羅等說雪竇頌古八卷

經籍子

文獻通考卷三百五

八

宗



晁氏曰皇朝僧道顯居雪竇山所謂頌古者猶詩人之詠古云

宗門統要十卷

陳氏曰建溪僧宗杲集

鮑埜宗記

永嘉鮑埜撰水心序曰佛道由可至能自爲宗其說蔓肆數十萬言永嘉鮑埜刪擇要語定著百篇此非佛之學然也中國之學爲佛者然也佛學入中國其書具在學之者固病其難而弗省也有胡僧教以盡棄舊書不用卽已爲佛而已學之者又疑其誕而未從也獨可璨數人大喜決從之故流行至今嗚呼佛之果非已乎予不得而知也已之果爲佛乎予不得而知也余所知者中國之人畔佛之學而自爲學倒佛之言而自爲言皆自以爲已卽佛而甚

者至以爲過於佛也是中國人之罪非佛之過也今夫儒者不然於佛之學不敢言曰異國之學也於佛之書不敢觀曰異國之書也彼夷術狄技絕之易爾不幸以吾中國之人爲非佛之學以吾中國文字爲非佛之書行於不可行立於不可立草野倨侮廣博茫昧儒者智不能知力不能救也則中國之人非佛非已蕩逸縱恣終於不返矣是不足爲大憾歟予嘗問埜儒之强者愠弱者眩皆莫之睨子以何道知之又爲之分高而別下取要而舍煩哉埜曰無道也悟而已矣其爲是宗者亦曰無道也悟而已矣予聞其愈悲夫不憤不啓不悱不發故曰亦可以弗畔矣今悟而遂畔之庸知非迷之大乎雖然考之於其書則信悟矣

雪峯廣錄二卷

經籍子

文獻通考卷三百三十二

十一

別丙



陳氏曰唐真覺大師義存語丞相王隨序之隨及楊大年皆號叅禪有得者也

古塔主語錄三卷

晁氏曰皇朝僧道古撰范文正喜之嘗親為疏請說法有句云道行無玷孤風絕攀時以為非溢美也

碧巖集十卷

晁氏曰皇朝僧克勤解雪竇頌古曰碧巖集

法藏碎金十卷

陳氏曰太子少傅晁迥撰

景祐天竺字源七卷

陳氏曰僧相淨等集進以華梵對翻有十二聲三十字母名有牙齒舌喉唇五音仁宗御製序吳郡虎丘寺有賜本如新

金園集三卷

天竺別集三卷

陳氏曰並錢塘天竺僧遵式撰世所謂式懺主是也

道院集要三卷

陳氏曰王古撰以晁迥法藏碎金耄智餘書刪重集碎別為此篇

大慧語錄四卷

陳氏曰僧宗杲語其徒道謙所錄張魏公序之

禪宗頌古聯珠集一卷

陳氏曰僧法應編

釋迦氏譜十卷

晁氏曰唐釋僧祐撰僧祐以釋迦譜記雜見於經論覽者難通因纂成五卷又取內外族姓及弟子名氏附于後

高僧傳六卷

高僧傳

高僧傳

高僧傳

高僧傳



高僧傳十四卷

晁氏曰蕭梁僧惠敏撰分譯經義解兩門

晁氏曰蕭梁僧釋慧皎以劉義宣靈驗記陶潛搜神錄等數十家並書諸僧殊疎略乃博采諸書咨訪古老起于永平十年終于天監十八年凡五百五十二載二百五十七人又附見者二百餘人分爲譯經義解神異習禪明律遺身誦經興福經師唱道十科

續高僧傳三十卷

晁氏曰唐僧道宣撰藝文志作道宗大明寺僧也以慧皎會稽人故其書詳於吳越而略於燕魏故上距梁天監下終唐貞觀十九年百四十四載編載二百四十人附見者又一百六十人分譯經解義集禪明律護法感通遺身誦興福雜科凡十門

求法高僧傳二卷

晁氏曰唐僧義淨撰義淨垂拱中往天竺求佛經既還因纂集唐僧往西域者五十六人行事

比丘尼傳四卷

晁氏曰蕭梁僧寶唱撰起晉升平訖梁天監得尼六十五人爲之傳以檢淨爲首寶唱金陵人藝文志有其目

僧寶傳三十二卷

晁氏曰皇朝僧德洪撰其序云五家宗派嘉祐中達觀曇穎嘗爲之傳載其機緣語句而略其終始行事德洪謂入道之緣臨終之効有不可闕者遂盡掇遺編別記補以諸方之傳又自嘉祐至政和取雲門臨濟兩宗之裔絕出者合八十七人各爲傳繫之以贊云

正法世譜

四三音

文獻通考卷三百五十七

七

文獻



王質景文撰自序略曰其書始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釋迦佛生至隆興元年癸未大慧卒得二千二百八十五年以史記通鑑及皇極經世相參以爲正其間諸宗師出某鄉姓某氏舍某家所從師某人受具所游方某所出世某所得法某人授法某人其平生所可見某事終某所塔某所壽若干臘若干做史記年表列之此世譜大略也蓋自大藏經之餘諸史諸集四方圖經諸誌銘若近儒釋之徒所著未及入藏者皆哀以爲資大慧以降方歷訪其人續之未艾也竟余世而已

開元釋教錄三十卷

晁氏曰唐僧智昇撰智昇在開元中纂釋氏諸書入中國歲月及翻譯者姓氏以楞嚴經爲唐僧懷迪譯張天覺以懷迪與菩提流支後魏僧其言殆不可信也

釋書品次錄一卷

陳氏曰題唐僧從梵集未有黎陽張翬跋稱大定丁未蓋虜中板本也

法寶標目十卷

陳氏曰戶部尚書三槐王古敏仲撰以譯藏諸函隨其次第爲之目錄而釋其因緣凡佛謂之先後華譯之異同皆是著之古旦之曾孫入元祐黨籍

右釋書

致堂胡氏崇正辨序曰崇正辨何爲而作歟闢佛氏之邪說也佛之道孰不尊而畏之曷謂之邪也不親其親而謂異姓爲慈父不君世主而拜其師爲法王棄其妻子而以生續爲罪垢是淪三綱也視父母如怨仇則無惻隱滅類毀形而不耻則無羞惡取人之財以得爲善則無辭讓同



我者即賢異我者則不肖即無是非是絕四端也三綱四端天命之自然人道所由立惟蠻夷戎狄則背違之而工鱗蹄角之屬咸無焉不欲為人者已矣必欲為人則未有淪三綱絕四端而可也釋氏於此不單掃除自以為至道安得不謂之邪歟豈特此哉人生物也佛不言生而言死人事皆可見也佛不言顯而言幽人死然後名之鬼佛不言人而言鬼人不能免者常道也佛不言常而言經常道所以然者理也佛不言理而言幻生之後死之前所當盡心也佛不言此生而言前後生見聞思議皆實證也佛不以為實而言耳目所不際思議所不及至善之德盡於乾坤也佛不知其盡而言天之上地之下與八荒之外若動若植無非物也佛不恤草木之榮枯而憫飛走之輪轉百骸內外無非形也佛不除手足而除髮鬚不廢八竅而防

一竅等慈悲也佛獨不慈悲父母妻子而慈悲虎狼蛇虺等棄舍也佛獨使人棄舍其財以與僧而不使僧棄舍其所取之財以與人河山大地未嘗可以發空也佛必欲空之而屹然沛然卒不能空兵刑災禍未嘗可以呪度也佛必欲度之而伏屍百萬烈焚淪沒卒不獲度此其說之踈漏畔戾而無據之大略也非邪而何今中國之教無父無君則聖賢闢之萬世不以為過中國之治弑父與君則王法誅之人心不以為虐至於詭術左道皆重加禁絕所以扶持人紀計安天下也釋氏之說盡麗乎此數者吾儒反相與推尊歸向無乃有三蔽乎三蔽謂何一曰惑二曰懼三曰貪夫闕光於隙穴者豈知日月之大明圓知於一物者豈盡陰陽之變化此凡民淺識也佛因而迷之曰世界不可以數計生死不可以世窮於是不智者亦從而惑矣



身拔一毫則色必慄然變足履一刺則心必惕然動此民  
 儒氣也佛因而惴之曰報應之來迅於影響之答幽冥之  
 獄倍於金木之慘於是不勇者亦從而息矣迫窮患害必  
 起饒益之想謀及悠遠必為子孫之慮此凡民貪情也佛  
 因而誘之曰從吾之教則諸樂咸備壽富不足言造吾之  
 地則超位高明天帝不足貴於是不仁者亦從而貪矣吾  
 儒誠能窮理養氣而宅心必無此三蔽有此三蔽是衣冠  
 身而衆庶見也是引類入中國以為未快又與禽獸同群  
 而不知避也何乃不思之甚哉無亦可悼之極哉雖賢智  
 之士有出塵之趣高世之念者以事為膠擾非清淨妙圓  
 之體也則曰吾豈有貪懼如愚夫之所期歟蓋將求佛所  
 謂無上法第一義者悟徹此心耳嗚呼堯舜禹湯文武之  
 德衣被天下仲尼子思孟軻之道昭覺萬世凡南面之君

循之則人與物皆受其福習之則人與物皆受其殃載在  
 方冊之迹著矣其原本於一心其効乃至於此不可禦也  
 今乃曰是未足以盡吾本心兼利萬物為高士也豈不猶  
 食五穀而曰不足以飫登太山而曰不足以崇者乎蓋亦  
 師聖人之言窮萬物之理反求諸心乎今於聖人之言未  
 嘗思於萬物之理未能窮志卑氣餒俛然如逆旅之人  
 也乃率然曰妙道非六經所能傳亦何言之易耶假曰孔  
 孟有未言者故佛言之佛言其妙所以出世而孔孟言其  
 粗所以應世耳其心則一也然則以耳聽以目視以口言  
 以足行饑而食渴而飲冬而裘夏而葛旦而動晦而息戴  
 皇天履后土皆孔孟日用之常佛老何不一槩反之而亦  
 與之同乎同其粗而不同其精同其心而不同其名曰  
 出世而其曰用與世人無以異烏在其能出乎故道不同



不相爲謀儒與佛不同審矣佛者未嘗爲儒謀而儒之陋者無不爲之謀悅其受記之媚承其外護之誦張而相之扶而興之至使非毀堯舜詆譏丘軻曾不以爲疾也一有距西方之說者則怵心駭色若罪元在已雖弑父與君未足以方其怖且怒矣良心陷僻乃至於此耶或者曰如子所言皆僧之弊非佛本旨也子惡僧可也兼佛而斥之則過矣則應之曰黃河之源不揚黑水之波桃李之根不結松栢之實使緇衣髡首者承其教用其術而有此弊是誰之過也仲尼父子君臣之道經紀乎億千萬載豈有弊耶惟其不作而無弊也是以如天之覆不待推而高如地之載不待培而厚如日月之照不待廓而明惟其造作而有弊也是故曼衍其說張皇其法防以戒律而詛以鬼神侈以美觀而要以誓願託之於國王宰官劫以禍福苦樂而

其弊久而益甚矣墨氏兼愛其流無父楊朱爲我其流無君非身自爲之也孟子究極禍害比之禽獸况其身自爲之又率天下而從之其害源之所達而禍波之所浸千有餘年喪人之心失人之身破人之家亡人之國漂泊滔懷天下溺焉莫之援也豈曰弊而已乎昔梁武奉佛莫與比隆及侯景之亂諸子擁重兵圖便利雲翔不進卒殍其父而後兄弟相夷宗國亡滅彼於君臣父子之際可謂淡然無情不爲愛欲牽矣而道果如是耶或者猶曰佛之意亦欲引人爲善使人畏罪而不爲慕善而爲之豈不助於世而何闢之深也則應之曰善者無惡之稱也無父無君者惡乎善乎自非喪心者不以爲非惡孰與有父有君之爲善乎道者共由之路也不仁不義者可由乎自非喪心者不以爲可由孰與居仁由義之爲道乎子悅其言而不覈



其事過矣或者又曰夫在家以養口體視溫清爲孝者其  
孝小出家得道而昇濟父母於人天之上者其孝大佛非  
不孝也將以爲大孝也則應之曰良价之殺父効牟尼之  
逃父而爲之者也逃父之於山而得道不若使父免於思  
慮憂勤而親其身之爲全也殺父升之於天之非理不若  
使父免於叱逐餒殍而養其生之爲得也然則佛之所謂  
大孝乃其父之所謂大不孝耳借使佛之說盡行人皆無  
父則斯民之種必致殄絕而佛法亦不得傳矣人皆無君  
則爭奪屠膾相殘相食而佛之黨亦無以自立矣此理之  
易見者彼非懵然不知也特罔人以虛誕之言蓋其悖逆  
之情聾瞽愚惰之徒而安享華屋之居良田之利金帛之  
施衣食之奉泰然爲生民之大蠹不謂之異端邪說謂之  
何哉是故仲尼正則佛邪佛邪則仲尼正無兩立之理此

崇正辨所以不得已而作也上士立德以教變之中士立  
功以法革之下士立言以辭闢之吾下士也凡若干言覽  
者矜其志而左右其說則忠孝之大端建矣

又永寧院輪藏記曰文籍惟吾儒與釋氏爲最多然儒書  
之要莫過乎五經鄒魯之語是七書者上下關千百餘載  
非一聖賢所言總集百有餘卷而已既經仲尼裁正理益  
明道益著三才以立萬世無弊違之則夷狄禽獸焉未嘗  
丁寧學者收藏夸眩以利心事之而所以至於今存而不  
廢者蓋人生所共由自不可離也其餘百氏著述日繁世  
久得以卷計者至於數萬可謂衆矣然明智之士則必紀  
綱大訓折衷於聖人使至當歸一精義無二詖淫邪遁之  
辭過而不得肆固不盡以爲是也今釋氏之書五千四十  
八卷以詞之多故世人罕能誦之吾嘗閱實其目則曰論



曰戒曰懺曰贊曰頌曰銘曰記曰序曰錄雜出於僧人所  
 為居其大半而以經稱者纔一千餘卷焉僧人於中所常  
 誦味舉唱者又亦六七品而止爾餘則置而不道也所以  
 不道者抑未暇歟將無庸稱焉然則自其術論之所得有  
 淺深則所言有當否若舉以為是不亦罔之甚哉夫其詞  
 之多雖未可盡究而立說之大旨亦可知矣蓋論心則謂  
 耳目口鼻之用喜怒哀樂之變皆非本體之妙也論身則  
 謂假合暫聚生老病死無非苦惱雖以食狼虎飽鴟鳶而  
 可也論生死則謂有前世之來後世之往人與狗彘羊牛  
 相為輪轉而不息也論世界則謂天之上有所謂地之下有  
 獄日月之中有宮囿星辰之域有里數而宇宙之衆如河  
 沙微塵者蓋不可勝計也論庶物則羽毛介鱗皆前生之  
 親愛宗族而含靈蠢動蚊蚋蝼蟻與佛不殊亦欲化之使

登正覺也其於乘彝天命則以為愛欲所鍾因而滋續無  
 足貴者故視父母兄弟妻子猶惡憎讎毒之可惡也其所  
 親厚則以他人為慈父法嗣凡九州四海殊根異質不問  
 賢否苟同於我者皆眷屬也其論覆載之內可見之物可  
 名之事則等之夢寐幻詭漚影電露舉非堅久真實不必  
 為也其論鬼神則記其狀貌叙其種類知其嗜慾年壽得  
 其居處名數縱口而談極筆而書不自以為恠也佛既言  
 之又付囑之僧遂演說而推廣之所以其書至於五千四  
 十八卷之富且以為字字皆至理句句皆妙法卷卷有光  
 明處處有神佛護持無可置議於是哀人之財殫衆之力  
 印以紙筆匣而藏之載以機輪推而轉之丹砂黃金文珉  
 香木窮極侈麗葩華絢爛然後為快獨疑而闢之者乃外  
 道魔障佛之罪人若傳太史韓文公之流至今為釋子怒



罵而未已也夫既以空虛寂滅爲道之至矣雖天倫之重  
乾坤之大照臨之顯山河之著猶將掃除殄滅洞然不立  
則凡見於形像當一豪無有焉今乃建大屋聚徒黨耕良  
田積厚貨憧憧擾擾與世人無異而以佛之遺書營置儲  
貯巍然燁然鬱相望也烏在其爲空乎不能空其言說之  
迹而欲空並育之萬有烏知其可乎是必有說矣比丘意  
嚴居桂陽之末寧悉其志力以營茲事勤勞歷年而後克  
成來求爲之述以示久遠予因舉儒釋同異且箴夫棄有  
趣空者之蔽庶吾黨之士相與講明以止於至善夫豈好  
辨哉蓋不得已也

又讀史管見曰太宗謂傅奕曰佛教玄妙卿何不悟奕曰  
佛乃胡中桀黠誑耀彼土中國邪僻之人取莊老言談飾  
以妖幻用欺愚俗有害於國臣非不悟鄙不學也如奕之  
言未足以斷佛道之至彼所以能張大其說流傳千有餘  
歲高明之士往往從之者亦有以深動乎其心矣若荀曰  
妖幻而已則中人以下亦或能照之蓋不如是也然其說  
實爲浩博連類以根塵六者反覆隱顯引而伸之遂至於  
數十萬言故君子曰若一欲窮之未必能窮而先爲所變  
故不若置而不觀此爲中人以下者言之也若夫上智之  
士旣不可惑亦必遍讀其書抉其槩而剔其髓然後冰釋  
雲散渙然無疑信道術之爲天下裂而至當之必歸于一  
也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二十八

宋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明蘄陽 馮 天馭 應房 校刊

經籍考 子

類書

唐志十七家四十二部七千二百八十八卷失姓名三家正義方以下不著錄三

十二家一千三百三十八卷

宋三朝志一百一十五部五千一百一十九卷

宋四朝志一十六部五百一十四卷

宋中興志一百七十一家一百九十七部八千三百九十七卷

同姓名錄三卷

晁氏曰梁元帝撰纂類歷代姓名人成書一卷唐陸善經續增廣之齊梁間士大夫之俗喜徵事以為其學淺深之



侯梁武帝與沈約徵粟事是也類書之起當在此時故以此錄爲首

古今刀劍錄一卷

晁氏曰梁陶弘景撰記古今刀劍

語麗十卷

陳氏曰梁湘東王功曹參軍朱澹遠撰采摭書語之麗者爲四十門按前志但有雜家而無類書新唐書志始別出爲一類此書乃猶列雜家要之實類書也但其分門類無倫理澹遠又有語對一卷不傳

修文殿御覽三百六十卷

陳氏曰北齊尚書左僕射范陽祖珽李徵等撰按唐志類書在前者有皇覽類苑華林遍略等六家今皆不存則此書當爲古今類書之首珽之行事姦貪凶險盜賊小人之

尤無良者言之則汚口舌而其所編集乃獨至今傳于世然珽嘗以他人所賣遍畧質錢受杖又嘗盜官遍略一部坐獄論罪今書母乃盜遍略之舊以爲已功耶遍略者梁徐僧權所爲也又按隋志作聖壽堂御覽卷數同聖壽者實齊後主所居

北堂書鈔一百七十三卷

晁氏曰唐虞世南撰世南仕隋爲秘書郎時鈔經史百家之事以備用分八十部八百一類北堂者省之後堂世南鈔書之所也家一百二十卷

兔園策十卷

晁氏曰唐虞世南撰奉王命纂古今事爲四十八門皆偶麗之語至五代時行於民間村墅以授學童故有遺下兔園策之謂



古今姓字相同錄

晁氏曰唐丘光庭撰光庭中進士第

藝文類聚一百卷

晁氏曰唐歐陽詢等撰分門類事兼採前世賦詩銘頌文章附于逐目之後按唐志詢為令狐德柔克朗趙智行同修

陳氏曰所載詩文賦頌之屬多今世所無之文集

初學記三十卷

晁氏曰唐徐堅等撰初張說類集事要以教諸王開元中詔堅與韋述余欽施本張烜李銑孫季良分門撰次

集類一百卷

晁氏曰唐劉綺莊撰綺莊毗陵人嘗為蘇州崑山縣令家多異書採摭事類分二十餘門凡五十餘萬言上之于朝

前有萬希序題云開元二十九年辛巳按綺莊集有上白

敏中啓疑非玄宗時人當考

六帖三十卷

晁氏曰唐白居易撰以天地事物分門類為聲偶而不載所出書曾祖父秘閣公為之注行於世世傳居易作六帖以陶家餅數千各題名目置齋中命諸生采集其事類投餅內倒取之抄錄成書故所記時代多無次序云

陳氏曰唐志作白氏經史事類一名六帖

程氏演繁露曰白樂天取凡書精語可備詞賦制文采用者各以門目類粹而總名其書為六帖既不自釋所以名後人亦無辨偽閱唐制其時取士凡六科別其所試條件每一事名一帖其多者明經試至十帖而說文極於六帖白之書為應科第設則以帖為名其取此矣



又曰唐制開元中舉行課試之法帖經者以所習經掩其  
兩端中間惟開一行裁紙爲帖凡帖三字視時增損可否  
不一或得四得五得六者爲通六帖之名所由起取中帖  
之多者以名其書期必中選也

記室新書三十卷

晁氏曰唐李途撰采摭故事綴爲偶儷之句分四百門途  
中和中爲東川掌記因以名其書云

古鏡記一卷

晁氏曰未詳撰人纂古鏡故事

戚苑英華十卷

晁氏曰唐袁悅重修本揚名所著悅掇其要類爲語對  
以他說附益之

戚英纂要十卷

陳氏曰唐劉揚名撰皆集內外宗族姻親故事

三教珠英三卷

晁氏曰唐張昌宗撰按唐志一千三百卷今所存者止此

備舉文言二十卷

晁氏曰唐陸贄撰總四百五十餘門議者謂大類六帖而  
文辭過焉崇文總目有之

童子浴聞記三卷

晁氏曰不題撰人分二十門雜記經史名數或題童子浴  
聞記云唐許塾撰

古城冢記二卷

晁氏曰唐皇甫鑒撰記古城所築之人姓名初不及冢而  
名曰城冢記未知其說

小名錄三卷



晁氏曰唐陸龜蒙撰龜蒙以末世有官名小名之別自秦至隋編而記之至於神仙玉女之名婦人臧獲之字亦無棄焉龜蒙世稱其博然此書特雜取於史傳間爾無異聞也

金鑰三卷

陳氏曰唐太學博士河內李商隱義山撰分四部曰帝室職官歲時州府大略為牋啓應用之備

玉屑十五卷

陳氏曰無名氏

備忘小抄十卷

晁氏曰偽蜀文谷撰雜抄子史一千餘事以備遺忘其後題廣政三年廣政王衍年號也

太平御覽一千卷

晁氏曰皇朝李昉等撰太平興國中昉被詔輯經史故事分門春明退朝錄云書成帝日覽三卷一年而讀周賜名太平御覽

陳氏曰以前代修文御覽藝文類聚文思博要及諸書參譯條次修纂本號太平編類太平興國二年受詔八年書成改名御覽或言國初古書多未亡以御覽所引用書名故也其實不然特因前諸家類書之舊爾以三朝國史攷之館閣及禁中書摠三萬六千餘卷而御覽所引書多不著錄蓋可見矣

冊府元龜一千卷

晁氏曰皇朝景德二年詔王欽若楊億修君臣事跡唯取六經子史不錄小說雜書至祥符六年書成上之凡三十一部有摠序一千一百四門有小序同修者十五人錢惟



演杜鎬刁衍李維戚綸王希哲陳彭年姜輿宋貽陳越陳  
從易劉筠查道王曙夏竦初撰編序諸儒皆作帝以體制  
不一遂擇李維錢惟演陳彭年劉筠夏竦等付楊億竄定  
賜今名為序冠其首其音釋又命孫奭爲之

陳氏曰凡八年而書成摠五十部部有摠序一千一百四  
門門有小序賜名製序所采五經史之外惟取戰國策國  
語韓詩外傳呂氏春秋管晏韓子孟子淮南子及修文殿  
御覽每門具進上親覽摠其舛誤多出手書或召對指示  
商略

容齋洪氏隨筆曰真宗初命儒臣編修君臣事跡後謂輔  
臣曰昨見宴享門中錄唐中宗宴飲韋庶人等預會和詩  
與臣僚馬上口摘合桃事皆非禮也已令削之又曰所編  
事迹蓋欲垂爲典法異端小說咸所不取可謂盡善而編

修官上言近代臣僚自述揚歷之事如李德裕文武兩朝  
獻替記李石開成承詔錄韓偓金鑾密記之類又有子孫  
追述先德敘家世如李繁鄴侯傳柳氏序訓魏公家傳之  
類或隱已之惡或攘人之善並多溢美故匪信書并僭偽  
諸國各有著撰如僞吳錄孟知祥實錄之類自矜本國事  
或近誣其上件書並欲不取餘有三十國春秋河洛記壺  
關錄之類多是正史已有秦記燕書之類出自魏邦商芸  
小說談藪之類俱是談諧小事河南志邠志平剡錄之類  
多是故吏賓從述本府戎帥征伐之功傷於煩碎西京雜  
記明皇雜錄事多語怪奉天錄尤是虛詞盡議采取恐成  
蕪穢並從之及書成賜名冊府元龜首尾十年皆王欽若  
提總凡一千卷其所遺棄既多故亦不能暴白如資治通  
鑑則不然以唐朝一代之叙王世充李密事用河洛記



魏鄭公諫爭用諫錄李絳議奏用李司空論事睢陽事用張中丞傳淮西事用涼公平蔡錄李泌事用鄴侯家傳李德裕太原澤潞回鶻事用兩朝獻替記大中吐蕃尚婢婢等事用林恩後史補韓偓鳳翔謀畫用金鑾密記平龐勛用彭門紀亂討裘甫用平剡錄記畢師鐸呂用之事用廣陵妖亂志皆本末粲然則雜史瑣說家傳豈可盡廢也

天和殿御覽四十卷  
陳氏曰侍讀學士臨川晏殊等天聖中受詔取冊府元龜掇其要者分類為一百一十五門天和者禁中便殿也

鹿門家鈔詩詠五十卷  
陳氏曰鴻臚少卿襄陽皮文燦撰以群書分類事為詩而注釋之其祖日休有書名鹿門家鈔故今述其名

類要六十五卷  
晁氏曰皇朝晏殊纂分門輯經史子集事實以備修文之用

陳氏曰按中興書目七十七卷豈併目錄為七十七部耶南豐曾氏序略曰公所為類要上中下秩摠七十四門凡若干門皆公所手抄於六藝太史百家之書騷人墨客之文章至於地志族譜佛老方伎之衆說旁及九州之外蠻夷荒忽詭變竒跡之序錄皆搜尋細繹而終於三才萬物變化情偽是非興壞之理隱顯巨細之委曲莫不究公之得於內者若此則士不素學而處從官大臣之列備文儒道德之任其能不餒且病乎

事類賦三十卷  
陳氏曰校理丹陽吳淑正儀撰進并注

韻類題選一百卷  
韻類題選一百卷



陳氏曰朝奉大夫知處州靳袁穀容直撰以韻類事纂集  
頗精要世所行書林韻會蓋依倣而附益之者也穀嘉祐  
六年進士東坡守杭時為倅風月平分之詞為穀作也其  
後累世登科絜齋燮其四世孫也

書林韻海一百卷

晁氏曰不題撰人分門韻纂經史雜事以備檢閱或云皇  
朝許冠所編

書敘指南二十卷

晁氏曰任浚撰崇寧中人纂集古今文章碎語分門編次  
之凡二百餘類

陳氏曰皆經傳四字語備尺牘應用者

異號錄二十卷

晁氏曰皇朝馬永易明叟編古今殊異名號如銅馬帝無

愁天子之類頃嘗見近世人增廣其書名曰賓實錄亦殊  
該博

陳氏曰馬永易撰蜀人勾龍材校正文彪增廣本書三十  
卷後集三十卷義取名者實之賓為名

史韻四十九卷

陳氏曰嘉禾錢諷正初撰附韻類事頗便檢閱

書林韻會一百卷

陳氏曰無名氏蜀書坊所刻規摹韻類題撰而加詳焉

押韻五卷

晁氏曰皇朝張孟撰輯六藝諸子三史句語依韻編入以  
備舉子試詩賦之用

歌詩押韻五卷

晁氏曰皇朝楊咨編古今詩人警句附於韻之下以備押



強韻

魯史分門屬類賦三卷

晁氏曰皇朝楊筠撰以左氏事類分十門各為律賦一篇  
乾德四年上之

國史對韻十二卷

晁氏曰皇朝范鎮撰吳仲庶嘗稱景仁憫諸後學雖涉書  
傳而問以今代典故則懵然不知乃知太祖開基迄于仁  
宗朝擴取事實可為規矩鑒戒者用韻編次之即此書也

孝悌類鑒七卷

晁氏曰皇朝俞觀能撰取經史孝悌事四言韻語

禁殺錄一卷

晁氏曰皇朝李象先撰元祐中象先集錄古今冥報事以  
為殺戒

侍女小名一卷

晁氏曰王經纂序云大觀中居汝陰與洪炎王父游讀陸  
魯望小名錄戲徵古今女侍名字因盡發所藏書纂集踰  
月而成焉凡稗官小說所記采之且盡獨是正史所載返  
為脫略子弟之學其蔽如此

後六帖三十卷

陳氏曰知撫州孔傳撰以續白氏之後也傳襲封衍聖公  
海錄碎事三十三卷

陳氏曰知泉州建安葉廷珪撰

皇朝事實類苑二十六卷

陳氏曰知吉州江少虞撰紹興中人其書亦可入小說類  
群書類句十四卷

陳氏曰三山葉儀鳳撰以群書新語增廣自五字以至九



字為七百五十一門各以平仄為偶對

兩漢博聞二十卷

陳氏曰無名氏或曰楊侃

左氏摘奇十二卷

陳氏曰給事中吳郡胡元質長文撰

諸史提要十五卷

陳氏曰參政吳越錢端禮處和撰泛然抄錄無義類

漢雋十卷

陳氏曰括蒼林鉞撰以西漢書分類為五十篇皆句字之

古雅者雋者取雋求之義也

文選雙字類要三卷

陳氏曰蘇易簡撰摘取雙字以類編集

選腴五卷

陳氏曰天台王若撰以五聲韻編集文選中字淳熙元年

序

晉史屬辭三卷

陳氏曰永嘉戴迅簡之撰用蒙求體以類晉事元祐癸酉

歲也

觀史類編六卷

陳氏曰呂祖謙撰初集此篇為六門曰擇善曰儆戒曰聞

範曰治體曰論議曰處事而闡範最先成既別行今惟五

門而論議分上下卷

帝王經世圖譜十卷

陳氏曰著作佐郎金華唐仲友與正撰凡天文地理禮樂

刑政陰陽度數兵農王霸本之經典兼采傳註類聚群分

凡百二十二篇周平園題辭略曰與正於書無不觀於理



無不究凡天文地理禮樂刑政陰陽度數兵農王霸皆本  
 之經典兼採傳注類聚群分旁通貫使事時相參形聲  
 相配或推消長之象或列休咎之證而於郊廟學校畿疆  
 井野尤致詳焉各為摠說附其後始終條理如指諸掌每  
 一篇成門人金式輒繕寫藏去積百二十二篇又得與正  
 猶子燁別本相與校讎厘為十卷以類相從會分教廬陵  
 將鏤板校官而郡守趙侯善鑿助成之屬予題辭夫水之  
 流東惟海是歸車之指南其途不迷今是書折衷於聖人  
 示適法之路故名曰帝王經世圖譜非其他類書比也昔  
 漢儒專通一經仍守師說居家用以修身莅官取以決事  
 况乎六經旨趣百世軌範皆聚于此學者能因廣記備言  
 精思博考守以卓約則它日見諸行事豈不要而有功也  
 歟

經子法語二十四卷

左傳法語六卷

史記法語十八卷

西漢法語二十卷

後漢精語十六卷

三國精語六卷

晉書精語五卷

南史精語十卷

陳氏曰洪邁撰自博聞誨蒙漢雋摘奇提要及此法語諸  
 書皆所以備遺忘而洪氏多取句法漢雋類例有倫餘皆  
 隨筆信意抄錄者也

杜詩六帖十八卷

陳氏曰建安陳應行季陵撰用白氏內類編類杜詩語



錦繡萬花谷四十卷續四十卷

陳氏曰序稱淳熙十五年作而不著名氏門類無倫理序  
文亦拙

古今政事錄二十卷

陳氏曰知建昌軍金陵閻一德撰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二十八



